#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二
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九十一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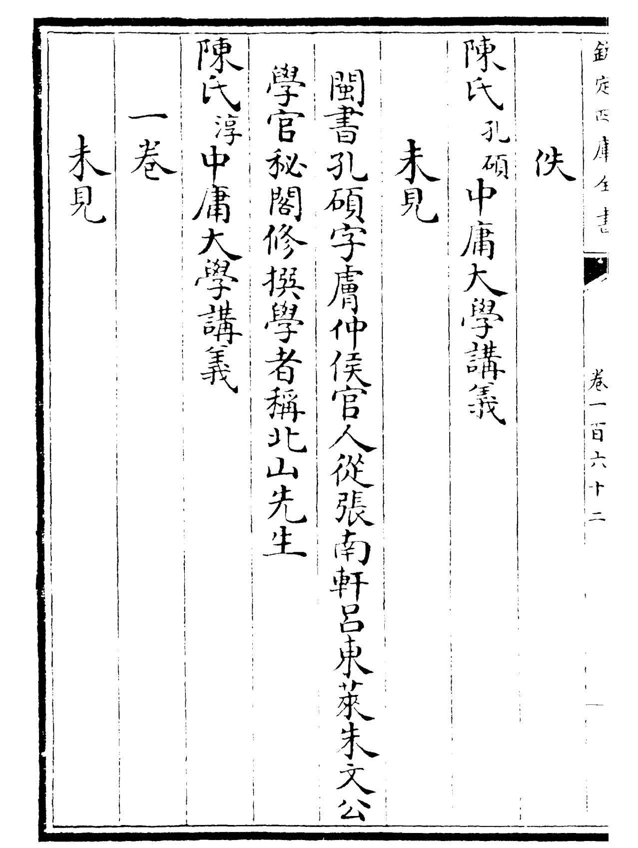
禮記二十五

司馬氏光等六家中庸大學解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蔡氏元愚中庸大學解







佚

陳氏孔碩中庸大學講義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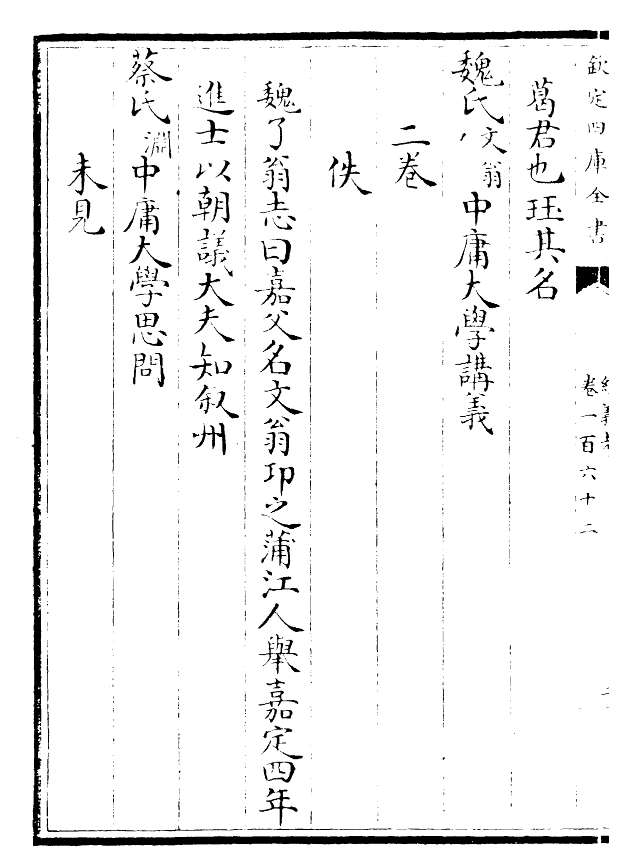
閩書孔碩字膚仲侯官人從張南軒呂東萊朱文公學官秘閣修撰學者稱北山先生

陳氏淳中庸大學講義

一卷

未見

李昂英跋曰大學中庸之微旨朱夫子發揮備矣北溪翁從之游久以所得鳴漳泉間泉之士有志者相率延之往教翁指畫口授不求工於文采務切當於義理諸生隨所聞筆之成帙韶州別駕諸葛君當時席下士之一也廣其傳梓嘉與後學共使之由北溪之流溯紫陽之源而窺聖涯不徒口耳且必用力於實踐則曰希聖希賢工夫可循循而詣矣予過曲江得見所未見茅塞豁然尹番禺而始創黌舍者此諸




葛君也珏其名

魏氏文翁中庸大學講義

二卷

佚

魏了翁志曰嘉父名文翁邛之蒲江人舉嘉定四年進士以朝議大夫知叙州

蔡氏淵中庸大學思問

未見

李氏起渭中庸大學要語

佚

柴氏元祐中庸大學說

佚

謝氏興甫中庸大學講義

宋志三卷

佚

牟氏少真中庸大學發蒙俗解

佚

魏了翁跋曰吾儒之書自諸老先生語錄外未有方言俚字爲文者葢弟子之於師惟恐稍失其指故聰聽之謹書之莫之敢易也近世乃勦入科舉之文以惑凡近以欺庸有司謾曰姑以給取利祿耳是固可陋今年君之爲中庸大學發蒙將以信令貽後而爲是俚俗之語五方之言語不相通而可强同乎人若謂世人不可與莊語姑俯而就之者然則不淺之待

人乎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年君歸為我精思而文言
之亦當有商略者茲未暇及也

熊氏慶胄庸學緒言

一卷

佚

謝氏升賢中庸大學解

佚

姓譜字景芳仙遊人端平中登第官至循州興寧令

所著中庸大學解刻於濂泉書院

黄氏必昌中庸大學講藁

佚

閩書必昌字京父晉江人從陳淳學嘉定十年進士判循州

李昂英䟦曰吾友黄京父主濂堂日沃諸生胸次以大學中庸之味揭宏舉要闡邃析微探聖賢妙㫖於千百載之下取儒先緒論蔽之片言閒體認真切處

如良畫狀人物考察精密處如歷家步星氣於義理無少差蓋淵源於北溪而根柢乎考亭者爲後學之益多矣京父循循修謹入一語不妄發意其於二書心之身之久不但工誦說而已也

方氏逢辰中庸大學釋傳

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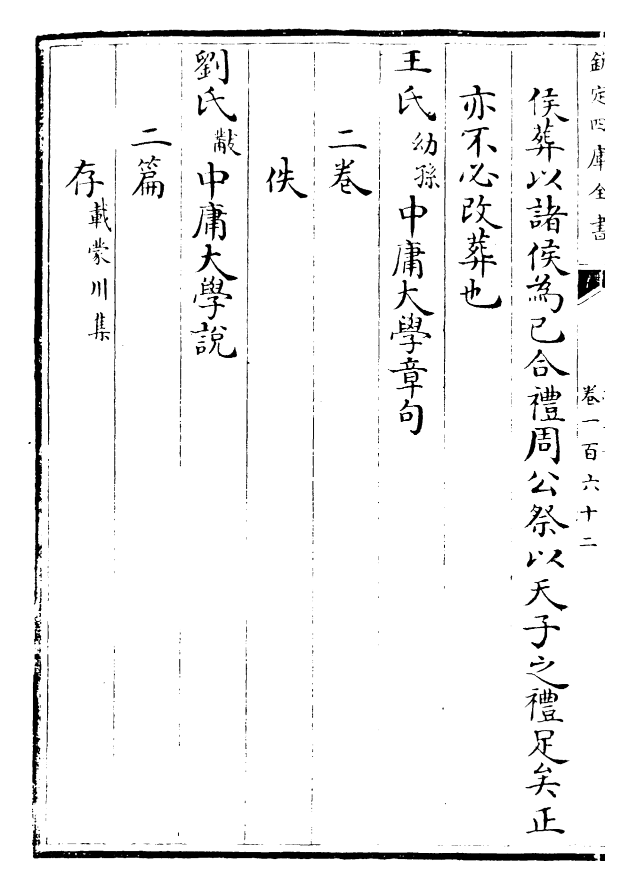
未見

戴氏景魏中庸大學要義

佚

黄震序曰二書發明先儒未及處極多真是有功後學知仁勇三節經旨本自分曉大公獨以三近者勇之次正未曉何謂執事與之條列剖析却一一與經文正合君子誠之為貴誠之正是用功處前輩止以之字作助語執事改其說而以孟子思誠為證至如既稟之如字親新之通用素隱之作素本因古字之從宜此雖字學中來亦皆足為前輩之拾遺其他大

義不暇遍舉惟以蒲蘆為蜾蠃雖本爾雅然蜾蠃蟲類恐於地道敏樹不相應以周公追王二祖為改葬雖以下文葬祭為證然二祖之葬既久恐改葬亦是重事如謂葬時以諸侯之禮則改時以天子之禮若棺外之物猶可改也棺内切身之冠冕亦可褫之而易七章為九章乎切身者不可改改外物孰重輕況下文明言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則葬禮合因在日之舊祭方用今日之新二祖之生為諸







侯葬以諸侯爲已合禮周公祭以天子之禮足矣正亦不必改葬也

王氏幼孫中庸大學章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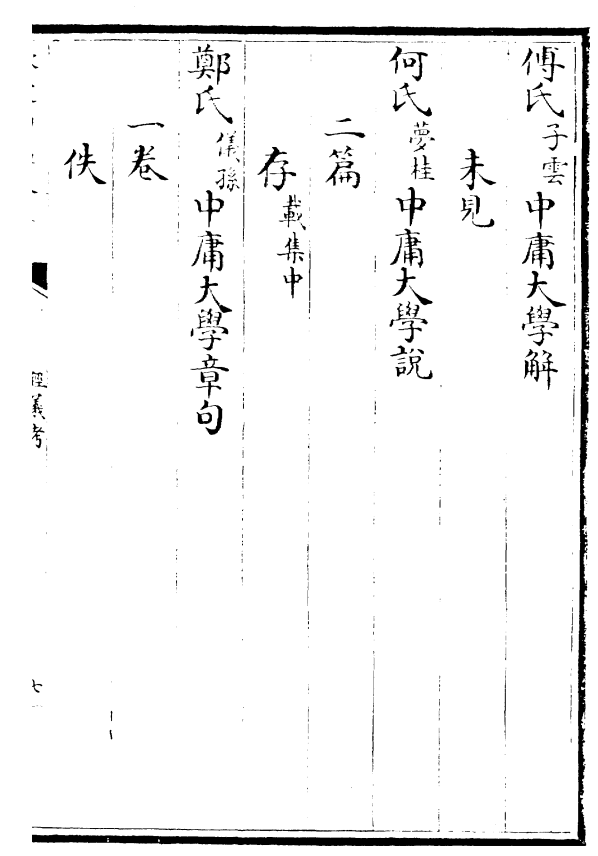
二卷

佚

劉氏𪘚中庸大學說

二篇

存載蒙川集



傅氏子雲中庸大學解

未見

何氏夢桂中庸大學説

二篇

存載集中

鄭氏儀孫中庸大學章句

一卷

佚

閩書建安人咸淳癸酉應賢良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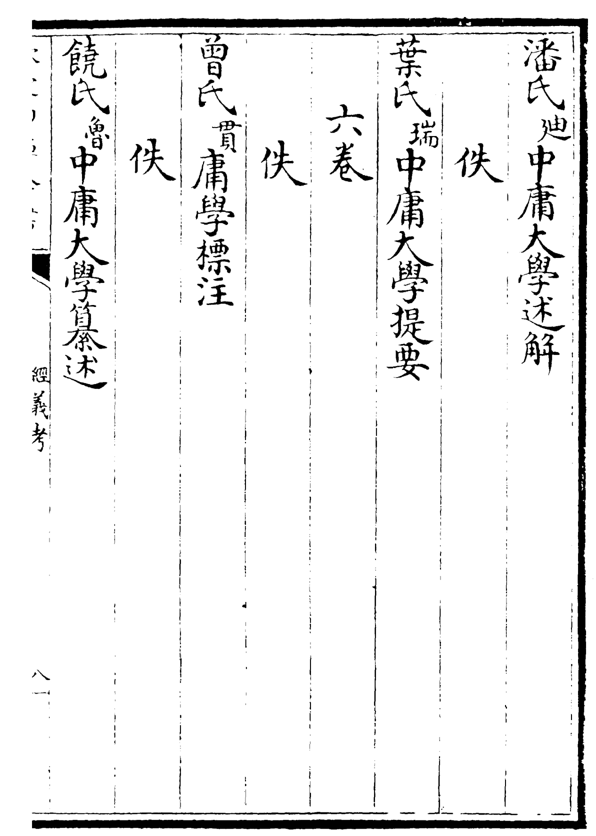
鄭氏奕夫中庸大學章旨

佚

魯川胡氏名未詳中庸大學說要

佚

程珌曰胡君說要之書取太極中庸大學而一之此聖人之心而未見之於言者也而胡君發之至論陰陽之中而及於春秋之分至要非口耳之學也



潘氏（廸）中庸大學述解

佚

葉氏（瑞）中庸大學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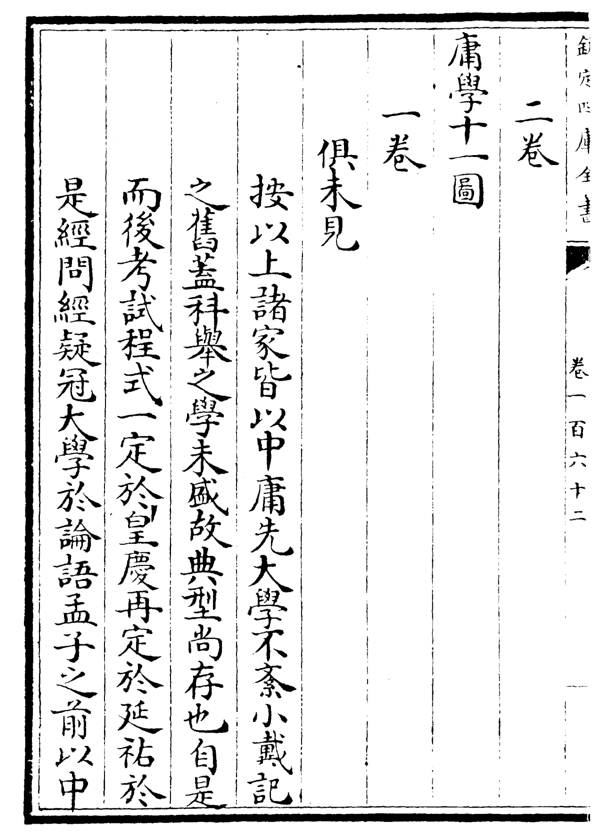
六卷

佚

曾氏（貫）庸學標注

佚

饒氏（魯）中庸大學纂述





二卷

庸學十一圖

一卷

俱未見

按以上諸家皆以中庸先大學不紊小戴記之舊蓋科舉之學未盛故典型尚存也自是而後考試程式一定於皇慶再定於延祐於是經問經疑冠大學於論語孟子之前以中

庸居末科日日重知有朱子而不復還小戴記之次矣

袁氏明善大學中庸録

未見

楊士竒曰大學中庸日録元吳文正門人袁明善述其師授之旨而為之者也有文正公補大學第五章

黄虞稷曰明善臨川人

倪氏公晦學庸約說

佚

黄氏文傑大學中庸雙說

佚

江西通志黄文傑字顯明上猶人大德中安遠教授

秦氏玉大學中庸標說一作探說

佚

王逢曰秦玉字德卿隱居崇明淑門弟子若干人及卒私謚孝友先生

黃虞稷曰太倉人約之父

朱氏升大學中庸旁注

各一卷

未見

升自序曰前年讀書郡城紫陽祠始爲諸生作書旁注觀者善之以其注文附經語意通貫一讀即了無繁復之勞也既又命諸生用其義例旁注詩經未克成去年寓里中程氏館書旁注脫稾稍有傳抄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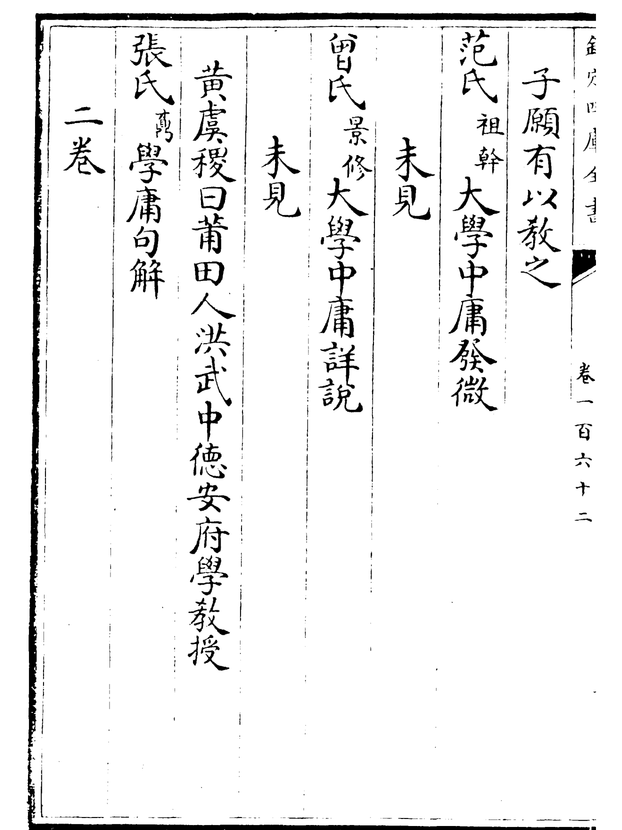
然日知所亡竄改不能已今歲受徒於家又成大學中庸旁注先儒經解至矣而猶未免云云者先儒用聖賢功夫故能因經文以得聖賢之意學者用先儒功夫而能因經解以得先儒之意幾人哉性質庸常學力鹵莽父兄師友取經解而督之讀經與解離不能以意相附其與也斷裂經文使之血脉不通首尾不應欲求其知味樂學不可得也此愚所以於六經四書皆欲旁注之以為教子授徒之計而未暇悉成

也雖然愚之所注其意義取諸先儒經解而已辭語則有不可純用原文者蓋以逐字順附經文實而不泛離之則字各有訓貫之則篇章渾全制作之體既殊辭語各有宜也至於意義間亦有不得已而不可以苟同者則又有望於平心明眼實用功力之君子相與印可之商確之也至正丙戌秋日

又跋大學旁注曰大學以修己治人為綱要以致知力行為工程然而知止能得之間必有事焉經所謂

定靜安論語所謂仁能守之孟子所謂居安資深者是也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蓋致知力行二者皆道問學之事動而道問學靜而尊德性二者功夫如寒暑晝夜之更迭而無間尊德性即大學之正心也大學誠意是省察克治於將應物之際正心是操心涵養於未應物之時與既應物之後然而八目於致知之後即繼以誠意而正心但列於其後者蓋大學為入德者言使之先於動處用功禁其動之妄然後

可以全其靜之真也此聖賢之心法為傳學之本也
而旁注不能詳具故表而著之云
又跋中庸旁注曰中庸經朱子訓釋之後說者亦多
其間最有超卓之見者饒氏也有融會之妙者思正
李先生也精於文義切於體認者樓山袁氏述吳氏
之說也今茲旁注既各取其長矣至於知仁勇之用
至誠不貳不息之分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若此之類
一得之愚間見焉不知其果是乎否實用功力之君



子願有以教之

范氏祖幹大學中庸發微

未見

曾氏景修大學中庸詳說

未見

黄虞稷曰莆田人洪武中德安府學教授

張氏禹學庸句解

二卷

未見

黄虞稷曰祥符人洪武初舉明經官秦府長史

李氏希顔大學中庸心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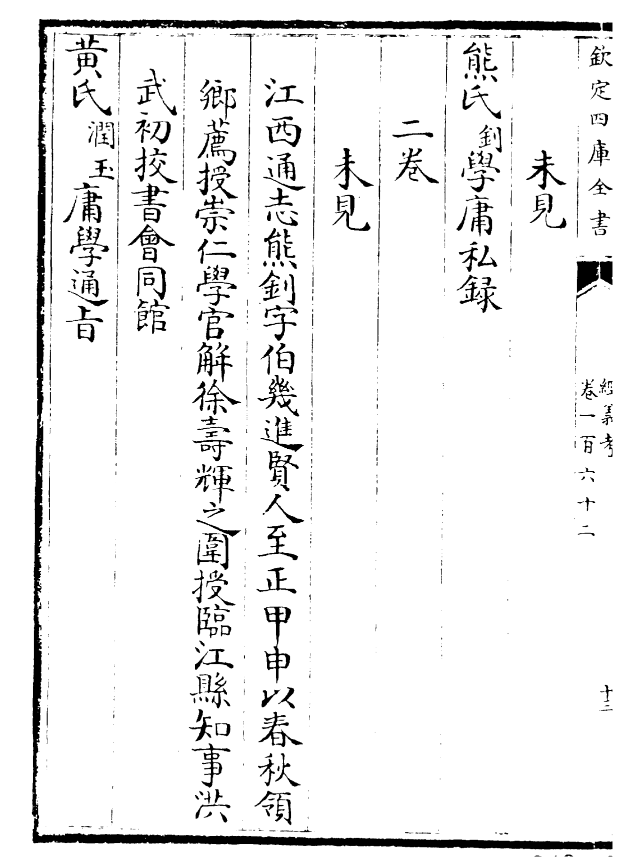
二卷

未見

黄虞稷曰郟縣人明初徵入大本堂說經累官右春

坊贊善大夫

詹氏鳳翔大學中庸章句





未見

熊氏釗學庸私録

二卷

未見

江西通志熊釗字伯幾進賢人至正甲申以春秋領鄉薦授崇仁學官解徐壽輝之圍授臨江縣知事洪武初校書會同館

黄氏潤玉庸學通旨

二卷

未見

楊守陳曰先生以大學中庸旨皆淵奧撰庸學通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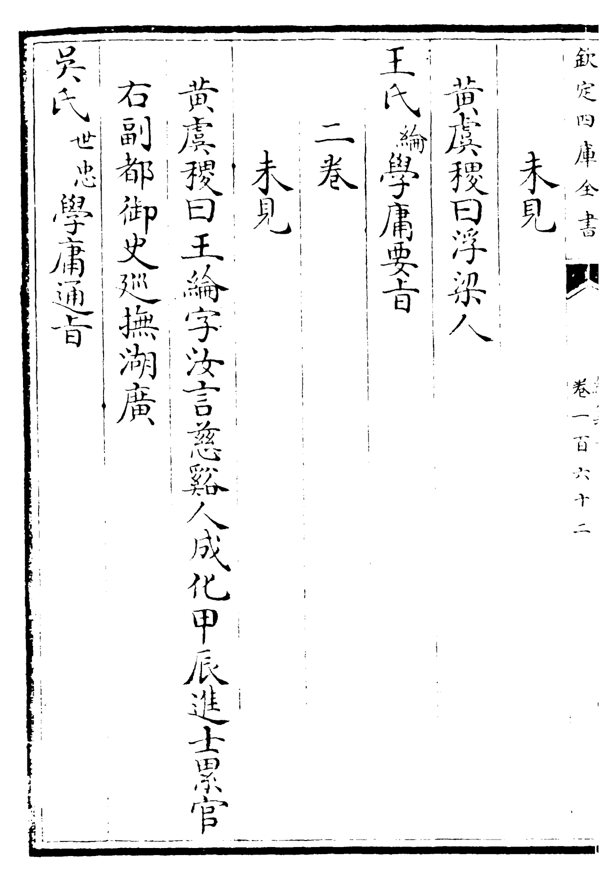
葉氏挺學庸庭訓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永嘉人正統間舉經明行修

程氏先民學庸敷言







未見

黃虞稷曰浮梁人

王氏綸學庸要旨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王綸字汝言慈谿人成化甲辰進士累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

吳氏世忠學庸通旨

未見

朱氏諫學庸圖說

未見

董氏品學庸大義辨疑　學庸精義

黄虞稷曰樂清人弘治丙辰進士吉安知府

俱未見

孫氏緒大學中庸放言

二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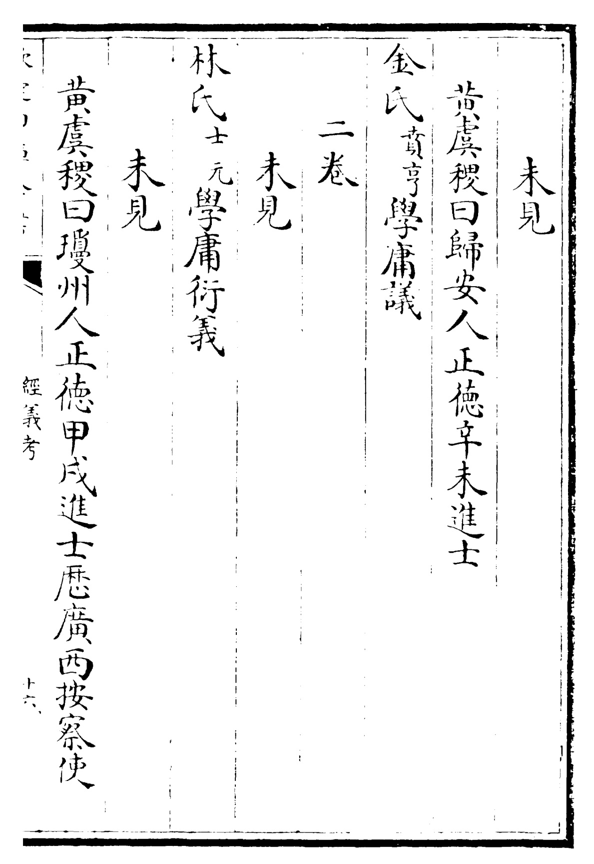
鄭玥曰沙溪孫氏緒故城人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太僕寺卿

未見

朱氏文簡學庸圖說

温州府志文簡字元可樂清人徙永嘉弘治甲子舉人晉江教諭

施氏儒學庸臆說



未見

黄虞稷曰歸安人正德辛未進士

金氏賁亨學庸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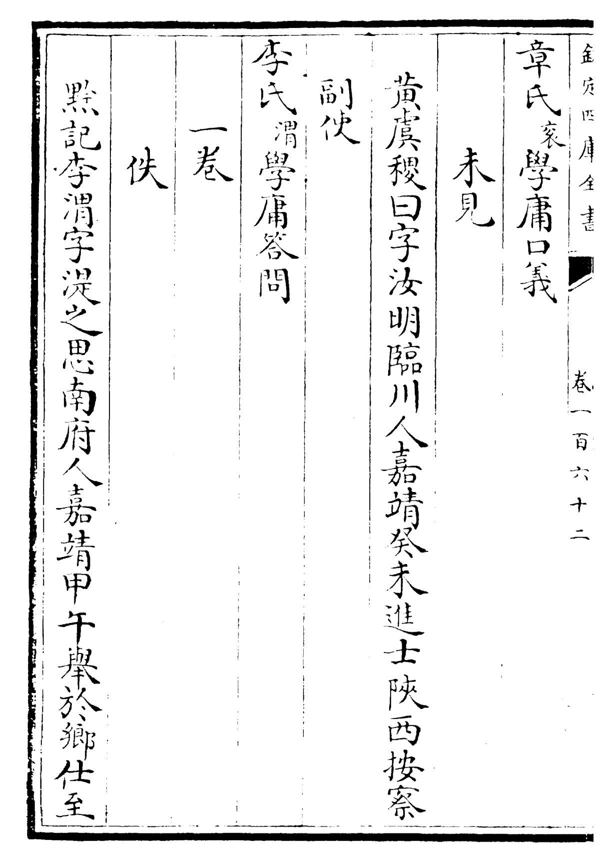
二卷

未見

林氏士元學庸衍義

未見

黄虞稷曰瓊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廣西按察使



章氏袞學庸口義

未見

黄虞稷曰字汝明臨川人嘉靖癸未進士陜西按察

副使

李氏渭學庸答問

一卷

佚

黙記李渭字湜之思南府人嘉靖甲午舉於鄉仕至

雲南參政

馬氏森學庸口義

三卷

未見

徐氏爌學庸初問

二卷

存

張正位序曰嘉靖壬戌之秋柱史巖泉先生奉天子

命督視兩淮駐節於揚越明年綱紀肅張遐邇風動
遂進多士每朔月三集於郡庠之崇文閣晨興即至
學諸生無間少長咸侍於側次第請益首舉學庸二
書章分句析挈領提綱欲人同喻其旨既乃盡以所
講究者筆之為書題曰學庸初問闡幽顯微於先儒
注疏裨益實多先賢述作發明殆盡益信先生所得
於學庸者深矣位敬請而刻之
繆泳曰壙太倉州人嘉靖癸丑進士

游氏日章學庸釋義

未見

黄虞稷曰莆田人嘉靖己未進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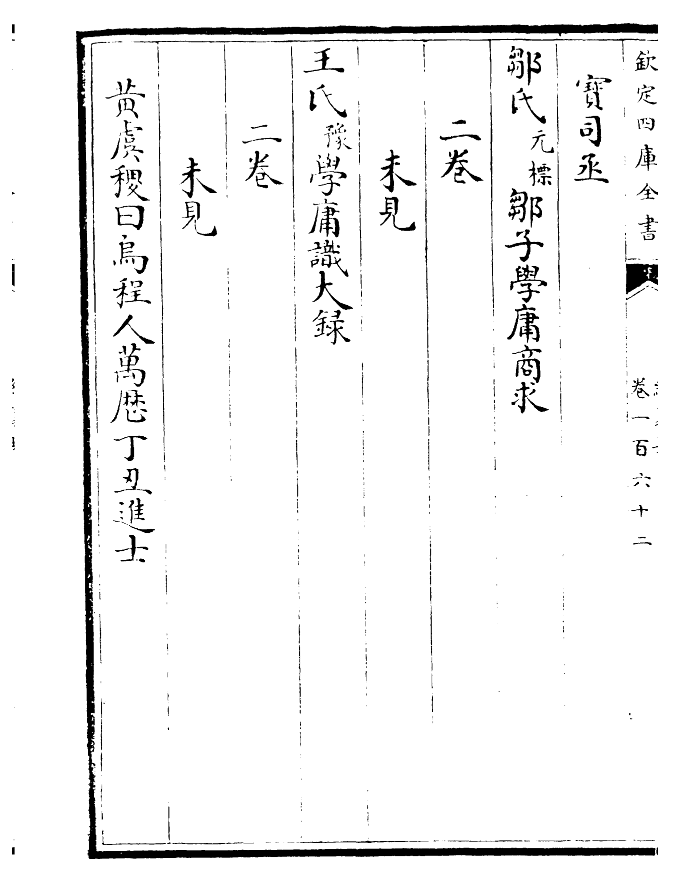
萬氏表學庸志畧

未見

吴氏中立學庸大旨

未見

黄虞稷曰中立字公度蒲城人隆慶辛未進士官尚



寶司丞
鄒氏元標鄒子學庸商求
二卷
未見
王氏豫學庸識大録
二卷
未見
黄虞稷曰烏程人萬歴丁丑進士

鄒氏德溥學庸宗釋

未見

鄒氏德泳學庸歸旨

未見

董氏應舉學庸略

二卷

存

應舉自序曰六經定於夫子秦火厄之漢收其燼而

傳注之家作各以所見管窺沿唐至宋號為昌明然而分章析句或更定補綴其失也嵩如學庸二書古本猶存尚可尋繹宋之諸儒乃經之傳之更定而易置之又為之補遺隔截章句予向讀而疑之作為二略令耄矣偃曝之暇於中庸略再加刪潤使之直截易曉又聞陽明先生崇尚古本大學遂為通略以明簡原無錯至於格物致知之旨亦依古本尋繹併歸知本雖與先生稍異聊書所見以待評駁非敢以為

是也

黄虞稷曰應舉號見龍閩縣人萬歴戊戌進士累官

工部右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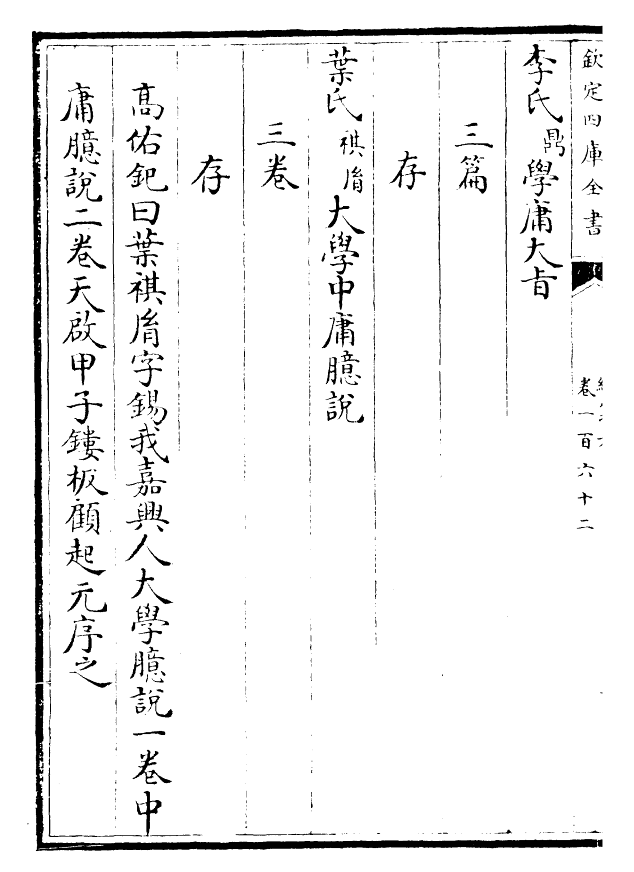
王氏振熙學庸達解

三卷

存

張雲章曰王振熙字君含福建南安人萬歴庚戌進

士





李氏昺學庸大旨

三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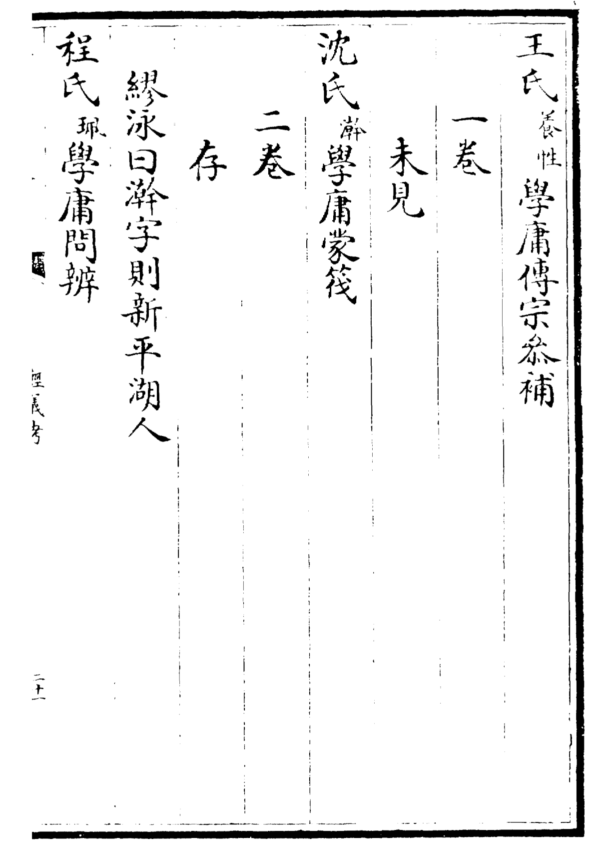
存

葉氏祺胥大學中庸臆說

三卷

存

高佑釲曰葉祺胥字錫我嘉興人大學臆說一卷中庸臆說二卷天啟甲子鏤板顧起元序之



王氏養性學庸傳宗叅補

一卷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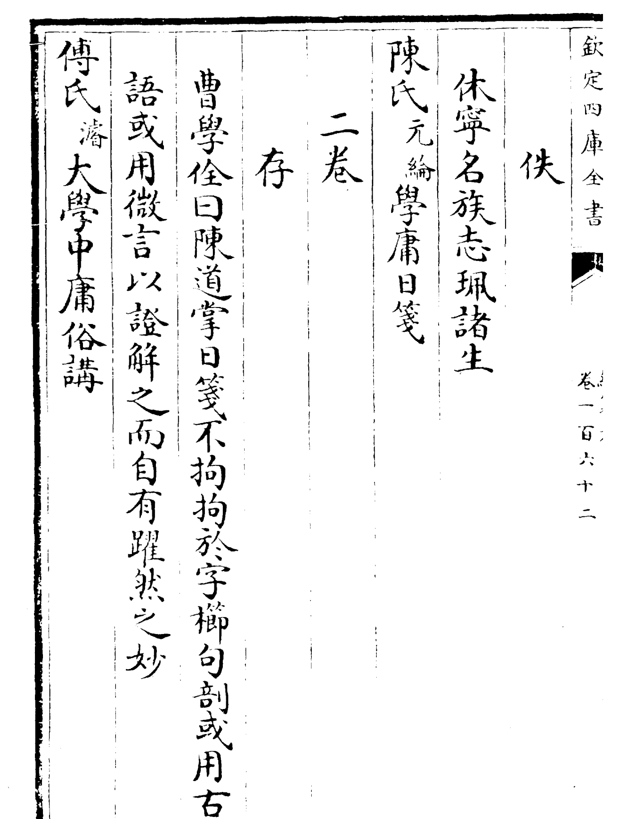
沈氏澥學庸蒙筏

二卷

存

繆泳曰澥字則新平湖人

程氏琡學庸問辨



佚

休寧名族志珮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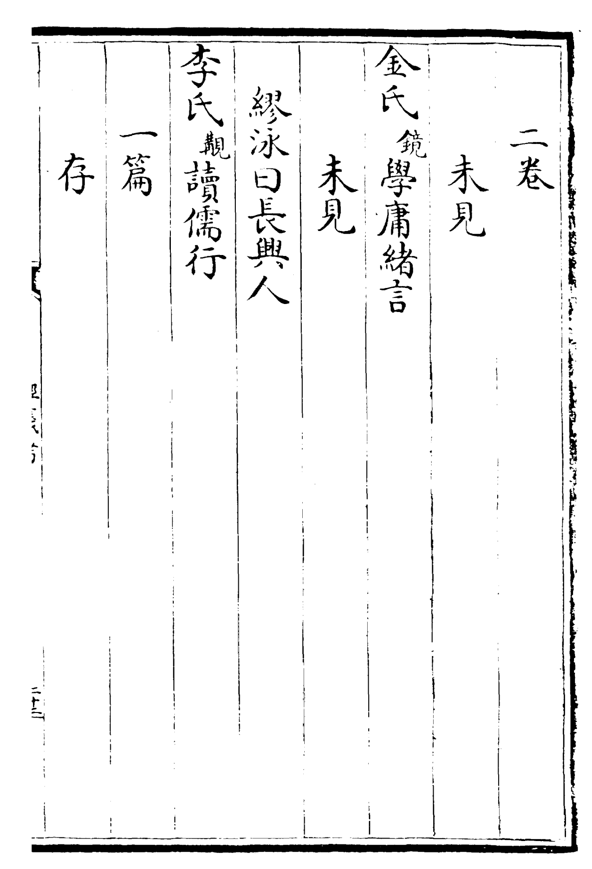
陳氏元綸學庸日箋

二卷

存

曹學佺曰陳道掌日箋不拘拘於字櫛句剖或用古語或用微言以證解之而自有躍然之妙

傅氏濤大學中庸俗講



二卷

未見

金氏鏡學庸緒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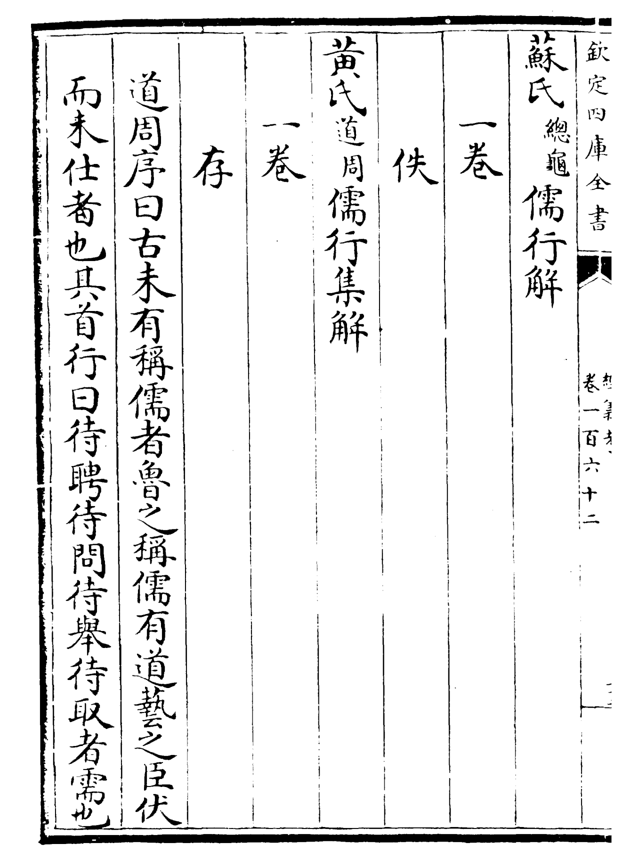
未見

繆泳曰長興人

李氏靚讀儒行

一篇

存





蘇氏總龜儒行解

一卷

佚

黄氏道周儒行集解

一卷

存

道周序曰古未有稱儒者魯之稱儒有道藝之臣伏而未仕者也其首行曰待聘待問待舉待取者需也

故儒之為言需也易曰雲上於天需天下所待其膏雨也而說者以為柔懦故天下無知儒者也天子無儒臣則道義不光禮樂不作亂賊恒有天下無儒學則驕慢上陳貪鄙下行寇攘穿窬據於高位而賢人之德業皆熄矣仲尼故舉十七種以明之先於學問衷於忠信而歸之於仁故仁者儒者之質也夫子既知儒之實不疑於名因而求之得其數種皆足以為治其無當於是雖習章句被文繡皆小人之儒也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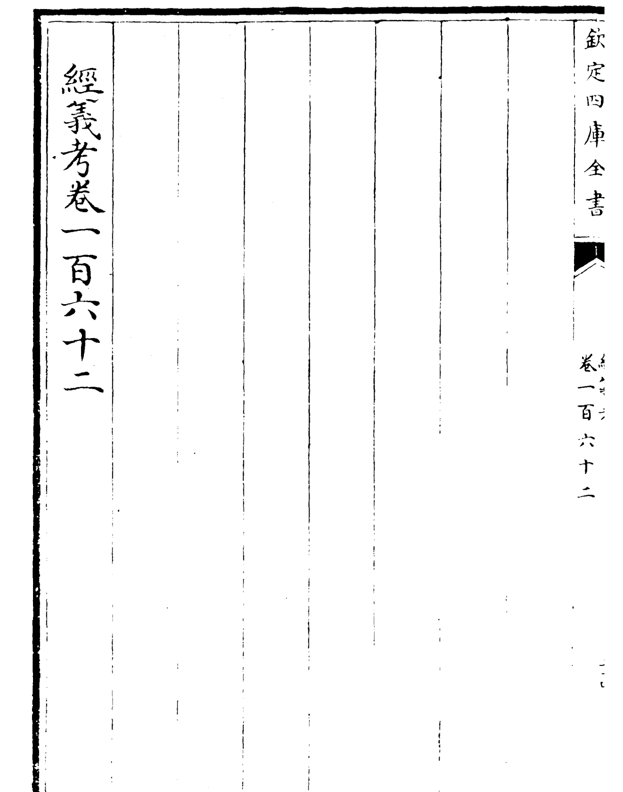
之末年始不悅學原伯魯宣言於朝閔子馬聞之曰周其亂乎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大人患失而惑又曰可以無學無學不害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仲尼恐後世不學不知先王之道存於儒者儒者之學存於德行故備舉以明之使後之天子循名考實知人善任為天下得人不以爵禄為宵小僥倖不以黼黻驕於士大夫故其懸鑑甚定取舍甚辨則備取

諸此也

劉氏（敞）與為人後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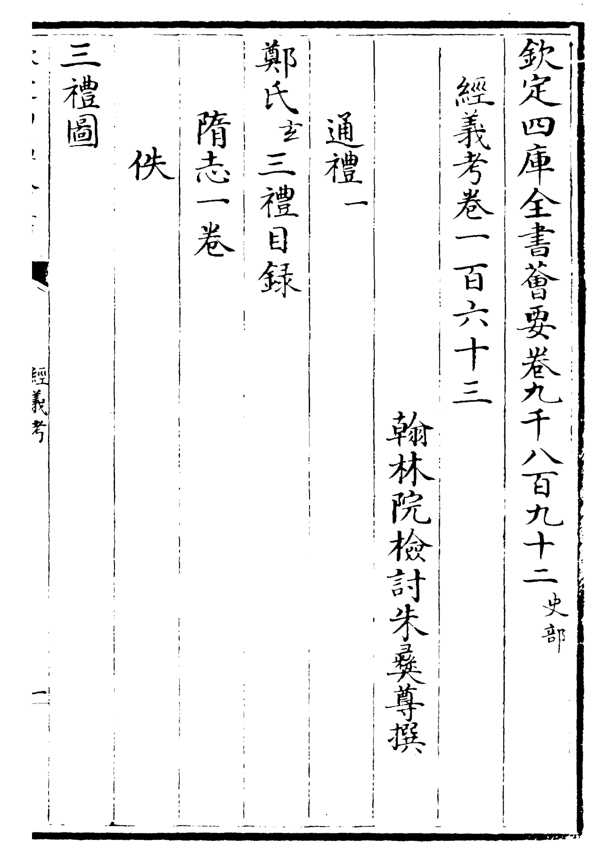
一篇

存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二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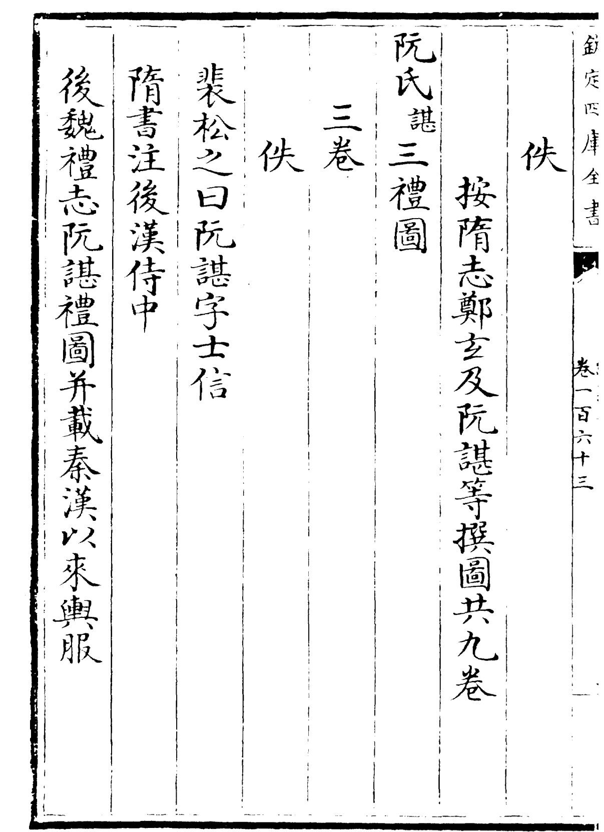
通禮一

鄭氏玄三禮目録

隋志一卷

佚

三禮圖



佚

按隋志鄭玄及阮諶等撰圖共九卷

阮氏諶三禮圖

三卷

佚

裴松之曰阮諶字士信

隋書注後漢侍中

後魏禮志阮諶禮圖并載秦漢以來輿服

張昭曰阮諶受禮學於綦毋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案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

按初學記引阮氏三禮圖文云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黄金錯以白銀餘書所引但云三禮圖不言阮氏

范氏隆三禮吉凶宗紀

佚

晉書范隆字玄嵩雁門人博通經籍無所不覽著春

秋三傳撰三禮吉凶宗紀甚有條義後依劉元海為

大鴻臚

董氏景道三禮通論

佚

晉書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

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

通論非駁諸儒演廣鄭旨

劉氏獻之三禮大義

隋志四卷不著姓名

佚

陶氏弘景三禮目錄注

七錄一卷

佚

戚氏衮三禮義記

佚

崔氏靈恩三禮義宗

隋志三十卷

佚

梁書靈恩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

李受曰靈恩達於禮總諸儒三禮之説而評之爲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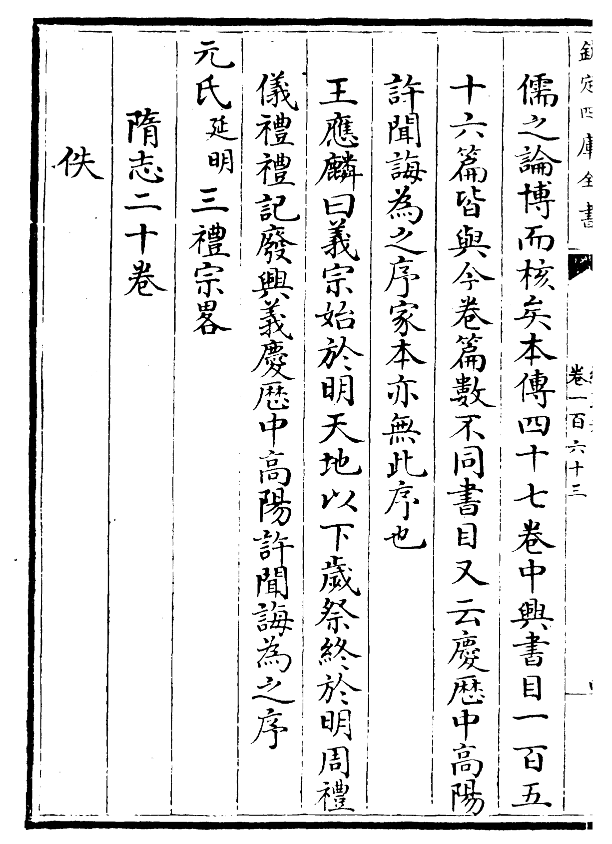
宗論議洪博後世鮮能及

王方慶曰梁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捃摭前儒因循

故事

崇文總目其書合周禮儀禮二戴之學敷述貫串該

悉其義合一百五十六篇推演閎深有名前世
晁公武曰靈恩仕魏歸梁為博士甚拙樸及解析經
理盡極精致正始之後不尚經術咸事虛談公卿士
大夫盖取文具而已而靈恩經明行修製義宗詩易
春秋百餘卷終桂州刺史此書在唐一百五十篇今
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兩戴王鄭異同皆援引古誼
商畧其可否為禮學之最
陳振孫曰凡一百四十九條其説推本三禮參取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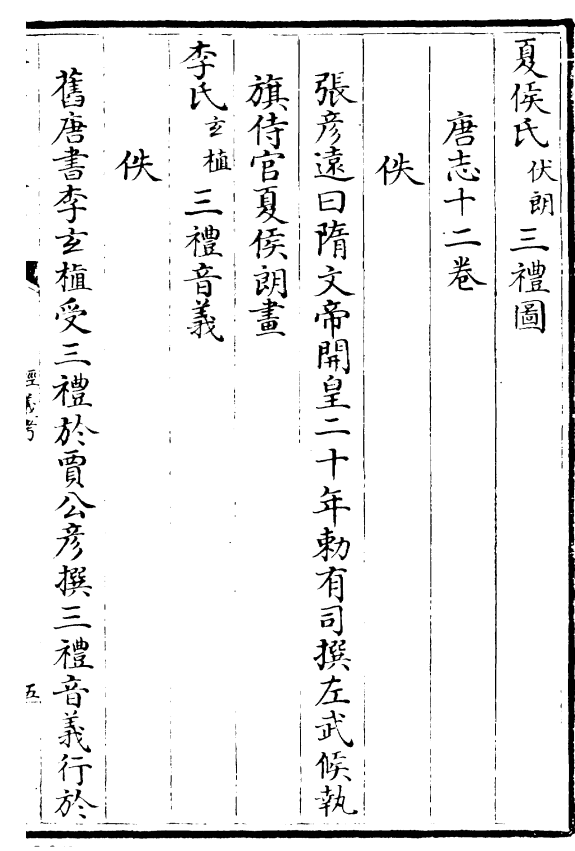
儒之論博而核矣本傳四十七卷中興書目一百五十六篇皆與今卷篇數不同書目又云慶歷中高陽許聞誨為之序家本亦無此序也

王應麟曰義宗始於明天地以下歲祭終於明周禮儀禮禮記廢興義慶歷中高陽許聞誨為之序

元氏延明三禮宗畧

隋志二十卷

佚



夏侯氏 伏朗 三禮圖

唐志十二卷

佚

張彥遠曰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勅有司撰左武候執旗侍官夏侯朗畫

李氏 玄植 三禮音義

佚

舊唐書李玄植受三禮於賈公彥撰三禮音義行於

代貞觀中累遷太子文學弘文館直學士

王氏恭三禮義證

佚

唐書王恭貞觀初為太學博士講三禮為義證甚精博蓋文懿文達每講徧舉先儒義而必暢恭所説

韋氏叔夏三禮要記

三十卷

佚

舊唐書韋叔夏尚書左僕射安石兄也神龍中拜國

子祭酒撰三禮要記三十卷行於代

張氏鎰三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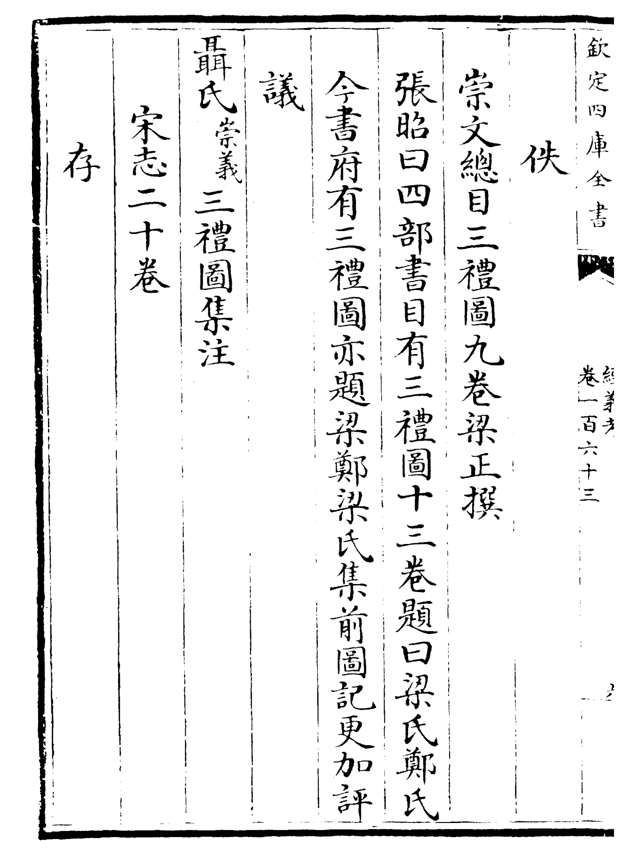
唐志九卷

佚

舊唐書張鎰為亳州刺史撰三禮圖九卷

梁氏正三禮圖

九卷





佚

崇文總目三禮圖九卷梁正撰

張昭曰四部書目有三禮圖十三卷題曰梁氏鄭氏

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鄭梁氏集前圖記更加評

議

聶氏崇義三禮圖集注

宋志二十卷

存

賓儼序曰昔者秦始皇之重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帝之惡方嚴而人間尚通變上之化下下必從焉是以雙劍崇節飛白成俗挾琴飾容赴曲增抃自然之道也周世宗曁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思隆大猷崇正舊物儀形作範旁詔四方常恨近代以来不能慕遠無所釐正溺於因循傳積世之漸訛為千載之絕軌去聖遼夐名實謬乖朱紫混淆鄭雅交雜痛心疾首求以正之而名儒鬱風適如所

顧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垂髫之歲篤志於禮禮經之内游刃其間每謂春秋不經仲尼恥是闕雎既亂師摯惘之令吉凶之容禮樂之器制度舛錯失之甚焉施之於家猶曰不可朝廷之大寧容濫瀆欲正失於得返邪於正潛訪同志定其禮圖而所學有淺深所見有差異作舍道側三年不成衆口云云何所不至會國朝創制彝器迨於車服乃究其軌量親自規模舉之措之或沿或革從理以變惟適其本

時之學者曉然服義於是博采三禮舊圖凡得六本大同小異其猶面焉至當歸一之言豈容如是吾誰適從之歎蓋起於斯何以光隆於一時垂裕於千古遂鑽研尋繹推較詳求原始以要終體本以正末躬命繢素不差毫釐率文而行恐迷其形範以圖為正則應若宮商凡舊圖之是者則率由舊章順考古典否者則當理彈射以實裁量通者則惠朔用其互聞呂望存其兩說非其學無以臻其極非其明無以宣

其象遵其文繹其器文象推合略無差較作程立制昭示無窮匪哲匪勤理無攸濟既勤且哲何滯不通有以見臨事盡心當官御物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禮圖至此能事盡焉國之禮事之體既盡美矣物之紀文之理又盡善矣其新圖凡二十卷附於古今通禮之中是書纂述之初詔儼總領其事故作序焉

崇義自序曰舊圖十卷形制闕漏文字省略名數法

式上下差違既無所從難以取象蓋久傳俗不知所
自也臣崇義先於顯德三年冬奉命差定郊廟器玉
因敢刪改其或名數雖殊制度不別則存其名而畧
其制者瑚簋車輅之類是也其名義多而舊圖畧振
其綱而目不舉者則就而增之射侯喪服之類是也
有其名而無其制者亦畧而不圖仍別序目錄共為
二十卷凡所集注皆周公正經仲尼所定康成所注
傍依疏義事有未達則引漢法以況之或圖有未周

則於目錄內詳證以補其闕又按詳近禮周知沿革至大宋建隆二年四月辛丑第叙既訖冠冕衣服見吉凶之象焉宮室車旗見古今之制焉弓矢射侯見尊卑之别焉鐘鼓管磬見法度之均焉祭器祭玉見大小之數焉圭璧繅藉見君臣之序焉喪葬飾具見上下之紀焉舉而行之易於詳覽

陳伯廣跋曰三禮圖始熊君子復得蜀本欲以刻於學而予至因屬予刻之予覩其圖度未必盡如古昔

苟得而攷之不猶愈於求諸野乎淳熙乙未閏月三

日

崇文總目三禮圖二十卷聶崇義周顯德中叅定郊

廟器玉因博采先儒三禮舊圖凡得六本考正是否

續素而申釋之每篇自叙其凡叅以近世沿革之說建

隆二年五月丙寅表上之竇儼為序詔太子詹事尹拙

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叅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

以釋之其駁義及答義各四卷率列於注釋詔頒行

之又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

晁公武曰聶崇義周世宗時被旨纂集以鄭康成阮諶等六家圖刋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賜紫綬犀帶奬其志學竇儼為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堯舜之典則總夏商之禮文命崇義著此書不以世代遷改有所抑揚近古云

林光朝曰聶崇義三禮圖全無來歷穀璧即畫穀蒲璧即畫蒲皆以意為之不知穀璧只如今腰帶夸上

粟文耳

陳振孫曰蓋用舊圖本六家叅定故題集注詔國學圖於先聖殿後北軒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論堂之上以㱚代壁判監李至為之記吾鄉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創論堂繢三禮圖當是依倣京監今堂壞不存矣

宋史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

板於國學周顯德中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世宗詔崇義叅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為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寖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刋正疑誤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奬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叅議所𦁠精詳苟有異同善為商推五月賜

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
復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俾之裁定儀
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
異年祀寖遠圖繢鈌然外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
研求師説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
制旨能整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
再加詳閲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
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

說詒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
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黄琮八寸無好圭
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
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
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
三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璧黄琮之制兼引注有爾
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
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

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勅禮
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
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
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
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
綦毋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
鄭君之文違錯正刪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諶也如梁
正之言可知諶之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為二卷應在

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来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為之說安得使入周圖如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為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理

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
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内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
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效地
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
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
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
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挺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
位有益於教不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

古訓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祼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奠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祼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為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

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
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
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
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
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
釜聶崇義去釜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
易說卦云坤爲釜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漑之釜鬵春
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

釜所以燔燎而祭即釜之為用其来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文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祭前一日光禄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為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

陸元輔曰周顯德中聶崇義新定三禮圖二十卷援

据經典考譯器象由唐虞迄建隆粲然可徵然如彝

尊圖中犧象二尊並圖阮氏鄭氏二義而不主王肅

之説先是太和中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

有犧尊以犧牛為尊而聶氏考猶未覈南宋人謂觀

其圖度未必盡如古者有由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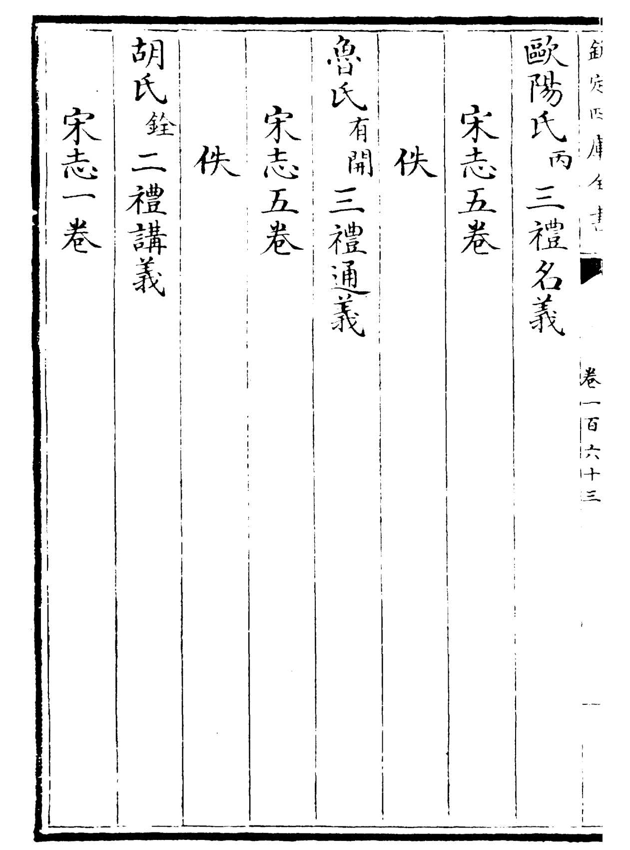
楊氏杰補正三禮圖

三十八卷

未見

杰自序曰周禮六篇首曰建國國建而其所重者天地之丘壇祖宗之廟貌也三者既安則不可無宮室庠序之教衣冠車旂之飾寶貨物用之利物物得正和樂生焉有所未和和之以樂有所未正正之以威物正於國則歴象順於天則灾咎不形於物格灾咎於一時傳簡書於萬世故禮圖之次一曰地利卷八二曰丘壇卷三三曰宗廟卷二四曰宮室五曰庠序共卷一六

曰衣冠三卷七曰車旂三卷八曰寶貨一卷九曰物用三卷十曰樂制一卷十一曰武制二卷十二曰歷象二卷十三曰失利災應共二卷通圖議三卷序目三卷為三十八卷伏惟聖王覽其所圖鑒其所次法其所大法行其所未行致休祥為簡書之傳無災咎為號令之應歷象得而順禮得而正樂得而和寶貨物用得而利衣冠車旂得而飾宮室庠序得而嚴丘壇宗廟得而安天下之地得而制然後聖神宗支傳億萬載此愚臣次篇之意也





歐陽氏丙三禮名義

宋志五卷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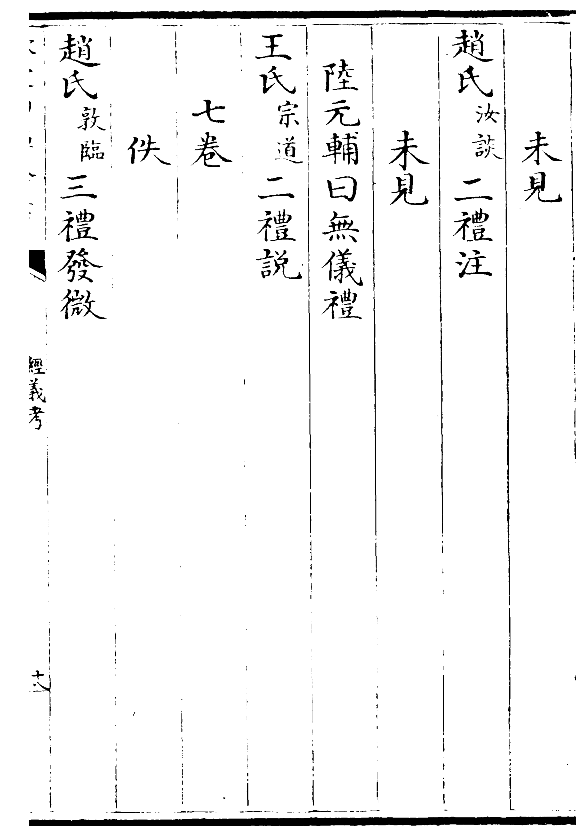
魯氏有開三禮通義

宋志五卷

佚

胡氏銓二禮講義

宋志一卷


未見

趙氏汝談二禮注

未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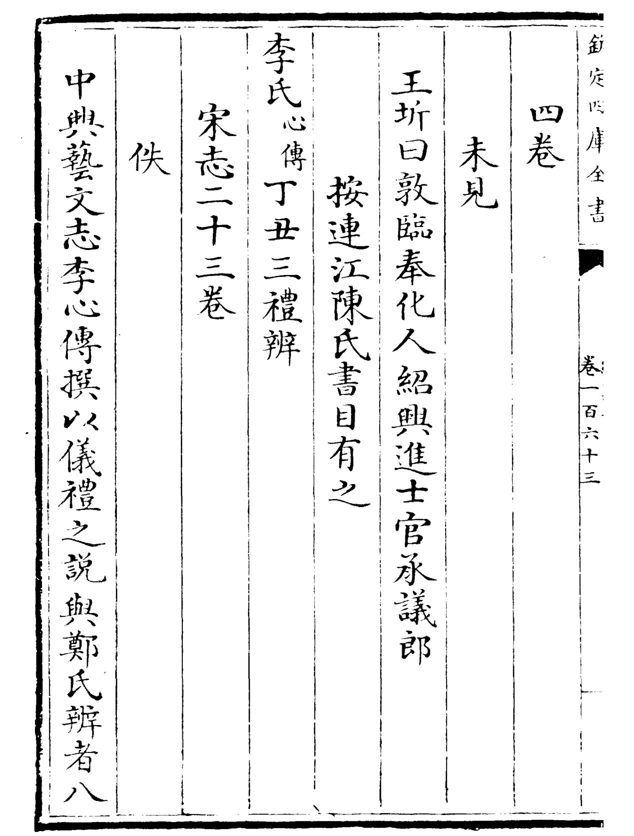
陸元輔曰無儀禮

王氏宗道二禮說

七卷

佚

趙氏敦臨三禮發微





四卷

未見

王圻曰敦臨奉化人紹興進士官承議郎

按連江陳氏書目有之

李氏心傳丁丑三禮辨

宋志二十三卷

佚

中興藝文志李心傳撰以儀禮之說與鄭氏辨者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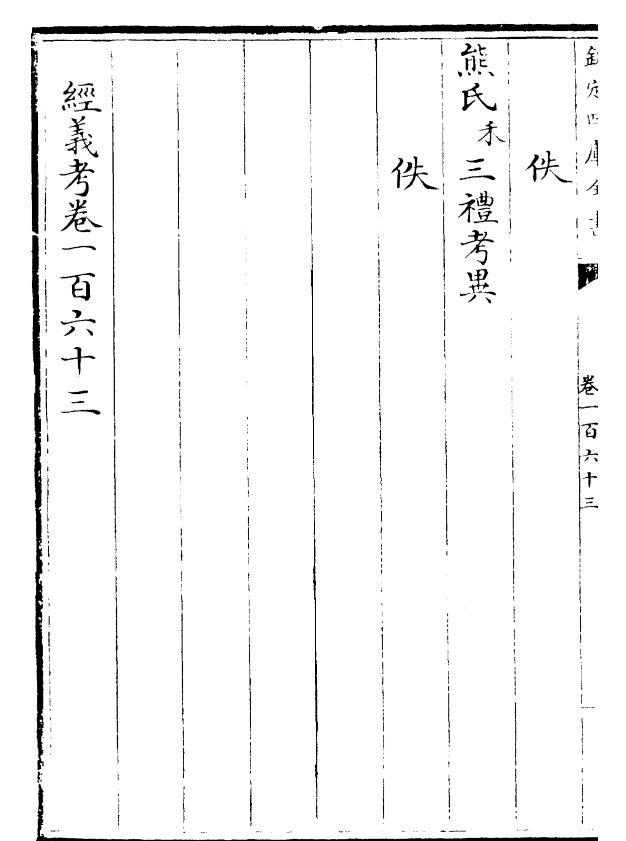
十四周禮之說與鄭氏辨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據大戴之書疑者三十小戴之書疑者一百九十八鄭氏之注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辨其所以疑而詳識之

熊氏慶胄三禮通議慶建寧府志作夢

佚

閩書熊慶胄字竹谷建陽人少受業於蔡淵後游真德秀劉垕之門

練氏未二禮疑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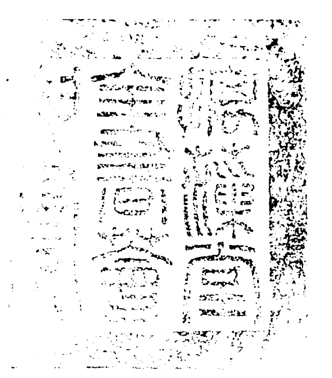


佚

熊氏禾三禮考異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檢討臣盧　應

謄録監生臣許　溶

謄録監生臣李淮裕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至六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通禮二

三禮考註

六十四卷

存

楊士奇跋曰此書本吳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

為儀禮十七篇儀禮逸經八篇儀禮傳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記別為一卷見公文集中三禮叙録及虞文靖公行狀如此嘗聞長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其書藏康氏亂後郡中晏璧彥文從康之孫求得之遂掩為己作余近歲於鄒侍講仲熙家見璧所録初本注内有稱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稱澄按者改作愚謂用粉塗其舊而書之其迹隱隱可見至後曲禮八篇皆無所塗改與向所聞頗同遂與

鄭各録一本凡其塗改者皆從舊書之而恭之叙録

其篇數增損不同叙録補逸經八篇投壺奔喪公冠

諸侯遷廟諸侯釁廟之外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

三篇云其經亡矣篇題僅見於鄭注片言隻字之未

泯者必收拾而不敢遺今此書逸禮止六篇而中霤

禘於太廟其篇題皆不著叙録儀禮傳十篇此書增

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五篇叙録正經逸經

及傳之外云餘悉歸諸戴記此書傳後復增曲禮八

篇凡增十三篇其中固有載入禮記纂言者矣不當復出也篇目不同如此其中又不及深考也余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殁授其意於孫當當罷官閒居嘗為之而未就也豈誠然耶然文正分禮為經義為傳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殽無別又其卷首亦載叙録而與卷中自有不合者決非當所為無疑豈壁所增耶壁素與余往來獨未嘗見示此書其編乾坤清氣集以己意改古人之

作者數處余嘗與之辨皆以余言為然故知其為人任意率畧而於此書不能無疑於其所自增也然余既録此書不及再見不得質問姑志之以俟知者

夏時正曰草廬吴先生奮起紫陽之後遂述儀禮經傳通解兼取周官曲禮諸篇表章考定註釋之計六十四卷名曰三禮考註於是一經之旨燦然復明於世先生有功是經大矣

羅倫序曰先王之道不行於天下豈人心異於古哉

上之所以為教下之所以為學非其道爾禮也者先王之所以為教也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是故聖人則之以化成天下士有定習民有定志官有定守國有定俗天下之治運於掌矣周衰去於戰國燬於秦穿鑿附會於漢先王之典未墜於地者存什一於千百也宋大儒紫陽朱文公嘗考定易詩書春秋四經以三禮體大未能叙正元臨川吳文正公用繼其志考周官以正六典以大司徒之半補冬官之

闕蓋取陳氏俞氏之論也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蓋取朱子之論也考三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其公之志乎我朝東里楊文貞公曰吾邑康宗武受學於公元季兵亂書藏康氏亂後郡人晏璧彦文從康之孫求得之掩為已作以公支言叙録考之逸禮八篇今存者六篇儀禮傳十篇今增者五篇傳外又增曲禮八篇凡增十三篇又聞長老言文正晚年於此書欲復加考訂不及臨沒授其意於孫當當嘗為之而未

就今此書增入者禮義率混淆無別决非當所為豈壁所增耶文貞之疑是矣倫嘗因其言考之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叙録用劉原甫所補今此書二義所補者皆出戴記叙録成於癸年此書不載年譜先後不可考而纂言之成明年公易簀矣其可徵無疑也凡考注所取經若諸侯釁廟取諸大戴而小戴喪大記亦載之傳若冠義等取之小戴記者纂言悉置不録今此書增入若服義喪大記喪義祭法祭義學記

樂記諸篇皆複出先後取舍矛盾特甚凡叙録所載若冠義昏義等篇編注精審文義粲然其餘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及所增十三篇者綜彚混淆注釋粗畧悉取陳氏集說中語割裂而補綴之可考也非公手筆無疑矣獨以其曲禮補士相見公食大夫二義以喪義祭義等五篇補喪祭二禮之傳傳外曲禮八篇盛德言人君之禮入官言人臣事君之禮立孝言人子事親之禮内則言女婦事父母舅姑之禮少儀

言少事長之禮表記言揖讓進退之禮而學記樂記

為是書之終又與纂言不異其名篇取義似非後人

所能及者疑公定其篇目未及成書臨歿授其意於

孫當其謂是與故後人因而竄入之文貞所聞其誠

然耶然與纂言不合又未可深考也公著述之功未

有大於此者惜其書未及成而為後人所亂者如此

成化庚寅大理寺卿仁和夏公時正巡撫江右得是

本於憲副夏正夫正夫得於編修張廷祥廷祥得於

祭酒胡若思若思之本其文貞之所録者與長樂謝
公仲仁時守建昌時正俾繡梓以傳且屬倫校讐之
乃訪善本於臨川文正之子孫已不知有是書矣書
藏康氏文貞所聞其亦然耶倫時卧病深山僻無書
籍仲仁乃取通解注疏諸書旁正而訂之善本未得
恐不無譌謬也然聖賢之遺經因是而傳焉三公之
用心亦可尚矣河南按察使何廷秀謂余曰沅州劉
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進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禮唐

初已亡宋元大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哉然廷秀之言非妄也好古君子上請逸經繼類成編傳以戴記其不入傳者從纂言所類别為記以附焉則先王之典庶乎無遺矣於戲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人而行君子尊德性以立其體道問學以致其用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文武之政其庶矣乎

鄭瑗曰三禮考注或謂非吳文正公書考公年譜行狀皆不言嘗注此書楊東里謂其編次時與三禮叙

錄不同予按支言集周禮叙錄但云冬官雖鈌今姑
仍其舊而考工記别為一卷附之經後今此書篇首
亦載叙錄乃更之曰冬官雖鈌以尚書周官考之冬
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
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支言
叙錄云儀禮傳十篇激所纂次而此書十字下乃加
五字此葢或者欲附會此書出於公手故揭公叙錄
置之篇首又從而附益之耳且公最不信古文尚書

周官古文也其肯據之以定周禮乎及觀其所考次亦不能無可議者如春官大司樂而下皆取而歸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職則取而歸之司空然觀周書穆王命君牙為司徒而有祁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艱圖易民乃寧之語又云宗伯治神人和上下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亦云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與周書之言

實相表裏由是觀之則司徒豈專掌教而不及養宗伯豈專掌禮而不及樂乎叙録所纂儀禮逸經文僅存者止五篇公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奔喪也云中霤禘於太廟王居明堂三篇其經亡矣此乃以大戴明堂篇補王居明堂其辭云明堂朱艸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此緯書野史之說曾謂禮經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補公冠雖公之意然篇中雜記周成王漢昭帝之冠辭其

非古經之文明矣公平昔深惡經傳之混淆豈若是其雜亂而無區别乎予嘗謂諸侯遷廟釁廟奔喪投壺四篇猶畧存經之彷彿以之補經尚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補經也决矣

唐樞曰吳氏考注以為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建邦之六典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有不率者大則兵小則刑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民得安居故司空設焉在昔舜命禹作司空任平

水土之事是故為事典掌邦土惟其掌邦土故司徒之屬易以雜之大小司空文盡在地官自鄉師至司稼皆冬官之文也至其所定六官亦未盡當

按艸廬先生諸經解各有叙録余購得周官禮乃先生孫當所補其餘儀禮則有逸經戴記則有纂言今所傳三禮考注以驗對先生之書論議體例多有不合其為妟氏僞託無

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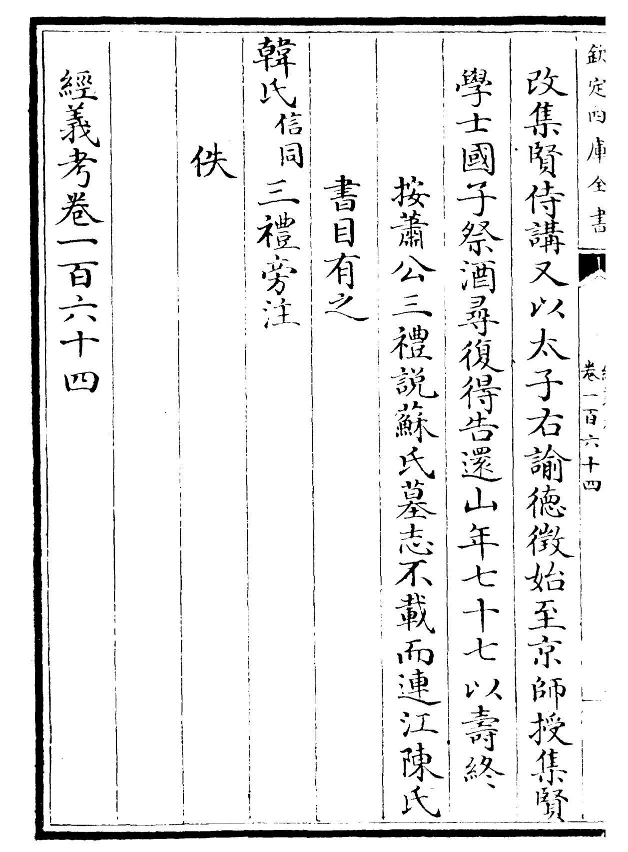
蕭氏𣂏三禮記

四卷

未見

蘇天爵志墓曰大德延祐間關陜有大儒曰蕭公鄉郡服其行誼士類推其學術朝廷重其名節隱終南山下鑿土室以居盡得聖賢遺經以及伊洛諸儒之訓傳陳列左右晝夜不寐始則誦讀其文久則深思其義如是者三十年自六經百氏山經地志下至醫

經本草無不極通其說尤邃三禮及易又深通六書不失其旨家多藏書手自校讐經傳音訓之訛必字字正之為文悉本諸經非有裨世教者不言非其人不與翰林姚文公燧曰蕭先生道德經術名世者也陶宗儀曰蕭貞敏公𣂏字維斗京兆人早歲為吏辭退隱居讀書從公遊者屨交戶外平章咸寧王野仙聞其賢薦之於世祖徵不至授陝西儒學提舉繼而成宗武宗仁宗累徵授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未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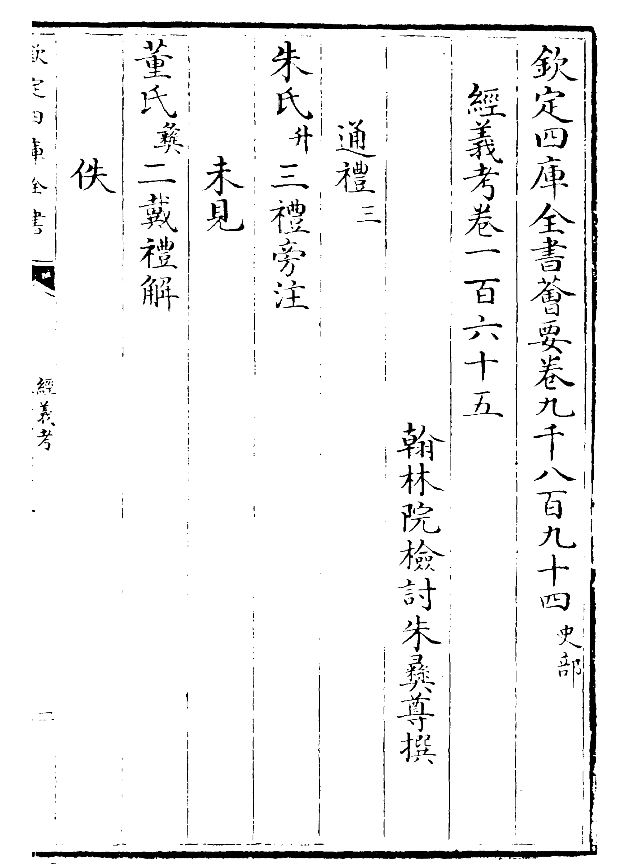
改集賢侍講又以太子右諭德徵始至京師授集賢學士國子祭酒尋復得告還山年七十七以壽終

按蕭公三禮說蘇氏墓志不載而連江陳氏書目有之

韓氏信同三禮旁注

佚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八百九十四　史部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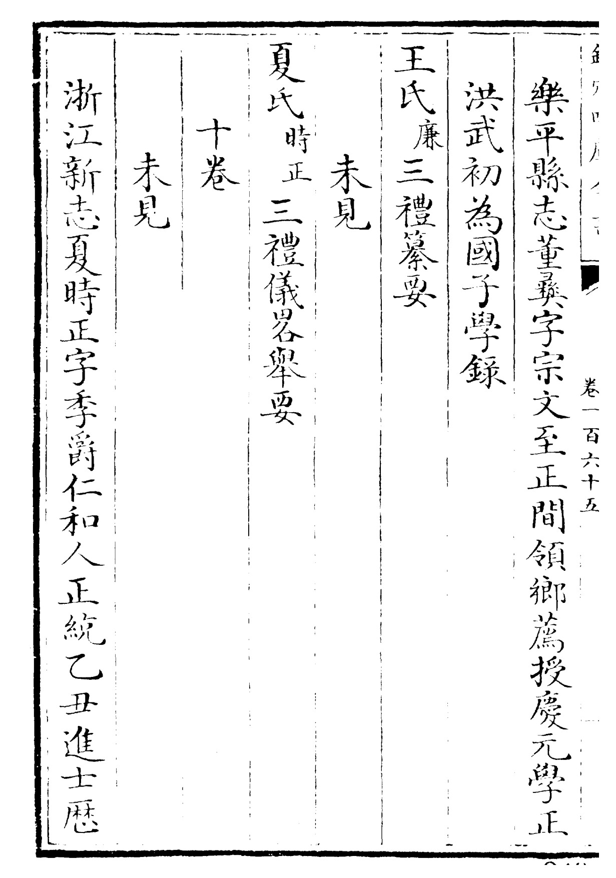
通禮三

朱氏升三禮旁注

未見

董氏彝二戴禮解

佚




樂平縣志董彝字宗文至正間領鄉薦授慶元學正洪武初為國子學錄

王氏廉三禮纂要

未見

夏氏時正三禮儀畧舉要

十卷

未見

浙江新志夏時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統乙丑進士歴

官南京大理寺卿

楊氏守陳三禮私抄

未見

守陳自序曰古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至秦皆缺亡矣漢人僅求得儀禮十七篇其餘亡篇斷簡稍有存者大戴氏掇拾為八十五篇小戴氏損益之為四十三篇而曲禮檀弓雜記各分上下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樂記共四十九篇後世總謂之禮記列在五經

而大戴氏僅存四十篇不與列焉宋朱子嘗欲析儀禮諸篇而取戴記中可為儀禮傳者分附其間餘仍別為記其後編儀禮經傳則又雜取諸事不專於二戴卷帙繁重人不能徧覽焉元草廬吳氏以禮記之完篇無幾其餘多掇拾殘篇斷簡未始詮次而雜亂無章者皆為之科分櫛别以類相從而上下文理聯屬亦頗精審然人各異見不盡從也蒙近者不幸當大事而平昔未能講禮故倉卒不能合禮徒抱恨於

無窮堊室哀慕之餘塊然無事日取三禮誦且味之久而粗識其梗槩乃倣朱子而析經附傳倣吳氏而類序亂篇亦以二戴記之不附經者別自為記然傳取二戴有正附之異不能盡同於朱子類序諸篇自以意次又不能盡同於吳氏蓋二儒皆務著述之精黨但取檢閱之便是以不同至於傳注雖擇抄諸家而識見庸愚亦未知其當否也夫顧米粟者欲以飽其腹睇布帛者欲以暖其躬黨之所以抄此禮者豈

徒以檢閱而已哉誠欲究其本末源委以治其心而踐諸躬窮則措之家達則布之國與天下耳孔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服膺是訓其敢失乎

程氏材三禮考

未見

徽州府志程材字良用歙縣人弘治丙辰進士除汀州府推官擢監察御史疏劾劉瑾馬永成谷大用不

報嘉靖初名還已卒

湛氏若水二禮經傳測

六十八卷

存

若水自序曰夫禮二而已矣曰曲禮曰儀禮小大舉矣先其小後其大禮之序也始乎敬禮之本也子思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夫威儀者其曲禮乎禮儀者其儀禮乎故曰禮二而已孔子曰經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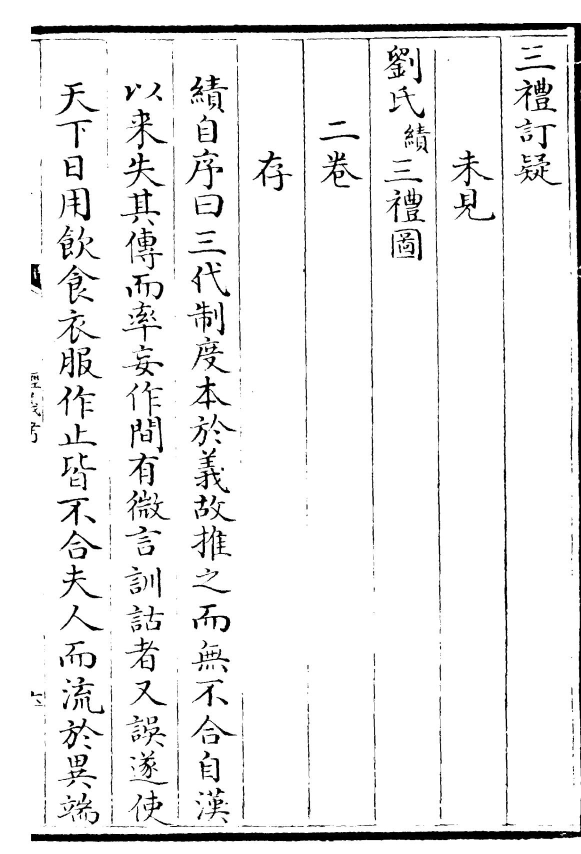
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是故禮一而已夫禮也者體也體也者道也與道為體者也形而下者謂之文形而上者謂之道粗放乎度數之末而精入乎性命之微其體一也故善求道者求諸禮焉思過半矣夫曲禮所以備威儀之細儀禮所以具禮儀之大二禮無餘藴矣余於讀禮之後隱居西樵之烟霞洞因究觀二禮而竊有感焉進少儀緇曲禮為上經而儀禮為下經定冠義等十六篇為儀禮正傳其王制等二

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者為二禮雜傳通傳蓋不傳之傳也又别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夫大戴公符等四篇為儀禮逸經傳庶見存羊之意耳起丁丑迄乙酉凡九年編次既成章為之測藏之家塾名曰二禮經傳測以補禮經之殘缺焉

黄虞稷曰大指以曲禮儀禮為經禮記為傳其王制等二十三篇雜論不可以分繫而有以相表裏發明為二禮雜傳通傳又别小戴郊特牲等五篇與大戴

公符等四篇為儀禮逸經傳嘉靖十五年若水為南京吏部尚書以其書進呈

陸元輔曰嘉靖十五年南京吏部尚書湛若水進所纂二禮經傳測大略以曲禮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禮部尚書夏言謂其立論以曲禮為先與孔子之言相戾不可以傳示後學惟其好學之心老而不倦宜加旌獎上曰既戾孔子之言何以傳示後學罷其書不省



三禮訂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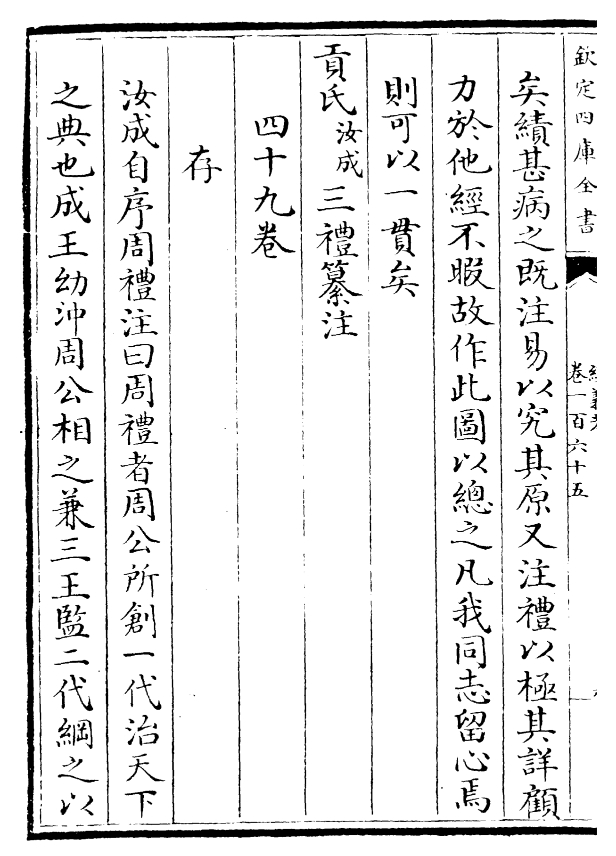
未見

劉氏續三禮圖

二卷

存

續自序曰三代制度本於義故推之而無不合自漢以來失其傳而率妄作間有微言訓詁者又誤遂使天下日用飲食衣服作止皆不合夫人而流於異端





矣續甚病之既注易以究其原又注禮以極其詳顧力於他經不暇故作此圖以總之凡我同志留心焉則可以一貫矣

貢氏汝成三禮纂注

四十九卷

存

汝成自序周禮注曰周禮者周公所創一代治天下之典也成王幼沖周公相之兼三王監二代綱之以

六官紀之以衆職而禮樂制度備散於三百六十官之中其制作之良要非聖人莫之能者惟是冬官散失俞氏吴氏考而正之力非不勤也顧博采他經雜參記傳而不知正之本經不免矯枉過正汝成之愚竊有以惜聖制不昭於後世王治終不見於天下也即其所定更考經文以天官之卿考六卿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別序次其官於首詳列其職於後博之以諸家之說約之以一得之愚小為之注以昭古者

設官之本意非敢以掩前作將以俟夫後之君子且庶幾成周之治復見於今也於乎如有用我執此以往至是而可以自信矣乎禮記本二禮之傳記中如王制月令諸篇皆國家制度合於周官者今仍附於周官之後

又自序儀禮注曰儀者威儀也禮者冠昏喪祭燕射朝聘等禮也張淳以為漢初未有儀禮之名後學見其中不惟詳次禮經之大目而又一禮始終威儀節

文無不具焉有儀有禮是故合而名之也汝叔齊謂守其國行其政令為禮自郊勞至贈賄無違為儀此禮與儀之分也聖人本天理酌人事制為禮儀以為人倫品式俾天下為是事則有是禮行是禮則有是儀舉貴賤賢不肖莫能有過不及焉此所謂修道之教也夫子曰夫禮必本乎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朝聘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可得而治也先儒遂以此禮為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與致太平時作

自今觀之郁郁乎文誠非周公莫之能也當時以此藏之有司布之邦國太史執之以涖事小史讀之以諭衆卿大夫受之以教萬民保氏掌之以教國子無事則君臣相與講習有事則以為據依而行此有周盛時上自朝廷下及里巷雍容揖遜相率而約於禮義凖繩之中而文度藹然刑措而兵寢治迹獨為古今冠此其道也但先王時事制曲防禮外無事物外無禮周衰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之此十七篇者特

以士大夫禮而王朝不與且於士詳而大夫諸侯特畧是其數果不止此十七篇也於乎其亡逸者亦不幸而不得見其幸存而止此者猶足以仰窺先王盛德之一二顧以無用於今世為辭遂絶不講則人類幾何而不為禽獸乎是以朱子晚年於此特用心焉不幸通解未脫稾而歿然尚賴其書使人知所尊信而汝成之愚得與有聞焉是故自早歲即知所用力也按漢藝文志云經十七篇記一百三十一篇是經與

記別載也而喪服傳又記後人作朱子並混淆於經是固未改削之故至吴幼清氏叙録既知非之及考注之作乃復因之且其為注簡畧特甚予竊病之故此編一仍古經之舊但記中如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諸篇亦經禮也經中未備合補其逸又如曲禮内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諸篇亦咸儀也大小儀文亦儀禮之餘也合補十七篇之緒餘至如冠昏燕射聘祭等義服問間傳三年問雜記祭

法祭統等記本皆釋經之傳更不宜淆在禮記之中
故今附著於各篇之末焉篇次並如鄭本不閒他篇
但因朱子所分章次上下其文重加裁節古今先儒
之論有裨於經者既所不遺至於一得之愚亦自附
焉於乎編次之列章節之分諸說之詳歸一之約視
前作頗似明備學者苟以身體而循習之豈不驗其
信然乎

又自序禮記注曰禮記者傳習先王所制禮儀與其

義而記之也漢高堂生傳禮經五傳而戴德戴聖以禮為儒林宗德傳記八十五篇今所謂大戴記是也聖傳記四十六篇今禮記是也古言禮者曰經禮曰曲禮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世傳周禮六官儀禮十七篇為經此記四十九篇為傳豈不以為所記皆二經之餘緒也歟陸氏曰此記二經之遺鈌故名禮記是也然二經詞旨邃奥賴記以明謂之傳非過也但自漢以来傳習箋解又以三禮並稱故予今亦不能

變仍稱三禮云原記四十九篇程子取大學中庸以配論孟餘四十七篇內王制月令紀國家制度有裨周禮取附於周官之末凡二篇投壺奔喪文王世子明堂位有類儀禮取為逸經凡四篇又曲禮上下內則少儀玉藻深衣大傳郊特牲檀弓上下並載大小儀文有裨儀禮取附儀禮之末凡十篇其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祭義本以義名為經之傳無疑也而服問三年問喪服四制喪服小記問喪間

傳喪大記雜記上下曾子問祭法祭統或釋經之大意或摭經之未備並非記然記述者不倫應附在各經末簡以廣其義凡一十九篇以上通移收三十五篇餘存禮運而下一十二篇仍為禮記以其通論禮意於六官十七篇無所當也夫周官者周公致太平之書以官著禮以禮定官儀禮者制吉凶軍賓嘉之通禮惟此戴記發揮二禮之旨趣與其節目也記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傳習者尚知所重輕焉

宋儀望總序曰萬歷甲戌冬予行部宣州會東平守貢君安國出厥考翰林汝成甫纂注三禮示之細覽連日然後知貢君於古人微言奥旨多所發明而折衷更定決自胸臆如云以天官之卿考五官之卿以六官之卿考六官之屬事以類從官以職别斯其義雖周公復起不能易也至於考儀禮補傳義正禮記而又更定王制諸篇以修二禮遺逸斯又其獨斷也自向歆父子以還考三禮者衆矣有能總挈衆論更

立體要如太史公所述豈可多哉宣守南海陳俊雅
志好古願亟刊布之東平君乃走數百里索予為序
黄虞稷曰汝成字玉甫宣城人正德癸酉舉人翰林
院待詔所纂周禮六卷周禮傳二卷儀禮及附傳十
七卷儀禮逸經四卷儀禮餘八卷禮記十二卷

李氏黼二禮集解

十二卷

存

黼自序曰禮有三周禮儀禮禮記是也說者謂周禮儀禮並周公之所作而禮記漢儒之所輯也朱子嘗曰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是其義疏耳深恨當時廢經用傳著儀禮經傳通解惜乎未及筆削以詒萬世慨自三代之後遭秦滅學禮樂先壞其幸存者周官五篇儀禮十七篇而已可終廢哉方今聖天子在上大有作為於是二經獨致意焉將以頒諸

學校而用之科目與禮記並行於世誠一代斯文之
幸顧是二經自鄭賈注疏之後皆為後儒所淆亂於
周禮乃取五官以補冬官之缺而五官中又互有變
更儀禮凡記文其附在後者取以足經不備之義今
悉錯之於前及其所注皆襲鄭賈注疏之舊雖畧有
增損而無所發明惟吳興陳君復周禮集說秦溪楊
信齋儀禮圖頗得其詳亦非成書黼自蚤歲竊有志
於是而未有所得研覃精思竭平生之力粗知一二

敢於是書重加訂正凡周禮五官之全文考工記之補亡儀禮十七篇與夫記者之先後次第一復注疏之舊合二禮為一總名之曰二禮而所集之解更考注疏及求先儒議論間有文義之未屬者竊以己意通之仍從周禮陳氏集說以官名各置本章之首儀禮楊氏圖以逐節各分逐章之後庶是經無淆亂之病學者無難讀之患將欲獻之於上以副聖朝制作之意第草茅賤士不足以究其業尚當取正於有道

使一字一句一條一節皆至當歸一大闡聖經精微之藴無愧於諸儒五經之解而後可也

陸元輔曰李君所解皆集諸家之説而間有出己獨見者今載一二條於左以見梗槩於天官冢宰曰𥳑按治官之屬自太宰卿一人至旅下士三十二人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不與焉除太宰卿與府史胥徒其餘六十二人𠣘宫正以下凡中大夫即此小宰中大夫也凡下大夫即此宰夫下大夫也凡上中下

士即此上中下士也非此六十二人之外又有一項官也後五官倣此又按六官之屬太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馬大司寇大司空卿各一人凡六人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中大夫各二人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下大夫各四人合司空凡二十六人上士各八人合司空凡四十八人禮記謂天子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與此多寡不同恐非周制今未之考也

黄虞稷曰合周禮儀禮為一集諸家之說間出己見以解之黼嘉靖間無錫人

袁氏仁三禮穴法

未見

仁自序曰儀禮經也禮記傳也周禮聖人見諸行事之書也古聖人所以叙彜倫範民物者所存惟此耳予謂乾坤既列禮制斯行聖人因民之蚩蚩而列為章服物采以教之其儀章可陳也其制度可測也其

精神統會若藏之有穴者則不盡於是也懸崖峻嶺千里獻奇而其穴乃在一席之地前不可後不可左不可右不可深不可淺不可一得其中正而千里氣脉舉羅括無遺矣是禮也經於五倫散於萬物極之三千三百之繁豈無要會哉竊謂三禮之穴總在一中中者何喜怒哀樂未發者是也聖人因喜而為吉禮因怒而為軍禮因哀而為喪禮因樂而為賓嘉之禮然皆末也非所謂未發也情識未動廓然太虛斯

為未發之中故不著喜怒哀樂之情然後可以行吉凶軍賓嘉之禮予彙三禮為一帙隨文演義頗涉支離而總之以中為本領世之人忘禮之所自起徒見先王所制之迹遂執章服物采目之為禮既已大謬矣沿習既久典禮盡湮舉章服物采之粗迹亦顛倒泯滅不可復識則三經所存者乃空谷足音可喜不可厭也雖隨文演義亦烏可以支離少之

李氏經綸三禮類編

三十卷

存

經綸自述曰禮經類編首大學次曲禮次儀禮次周官次通傳後中庸凡三十卷正記二十九卷一百二十四篇外記一卷

陸元輔曰經綸字大經南豐諸生其書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為綱目而引經傳之文以實之書成未刊行侯學使峒曾購得抄本歸予於嘉定兵後從書肆

得之

鄧氏元錫三禮編繹

二十六卷

存

元錫自序曰三禮本曲禮儀禮周禮而名余聞之李大經云經先曲禮曲禮禮之本也蓋德性之精微中庸畢具故致曲者知微者也是教之本也儀禮者先王以訓齊天下為之冠以重成人為之昏以合二姓

為之鄉飲射以教德讓為之喪旣夕虞喪服以哀死亡為之郊社饗饋以儐鬼神其親邦國之交秩上下之禮又為朝覲聘問焉以將之此其行有時其用有地是儀法之大者而治要在論官故周禮建冢宰以儀天建司徒以象地建宗伯春官以廣仁建司馬夏官以成聖建司冦秋官以立義建司空冬官以幹事蓋三禮者周公明天道察民彛以輿王治者也韓起適魯嘆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以聖

人之道盡於禮也戰國諸侯惡其害己經用播絶自
孟子未之及見斯亡久矣漢興河間獻王購得周禮
五官而亡冬官得考工記附經後高堂生實始傳儀
禮僅十有七篇大小戴次曲禮僅上下二篇又雜諸
記中而儀禮冠昏喪既夕虞皆士禮大夫而上禮皆
亡惟饋食有少牢有有司徹則太牢亡也特牲少牢
惟饋食則饗禮亡也饋饗皆廟事則郊社禮亡也禮
大問曰聘聘使大夫則問於事相朝禮亡也聘有公

食大夫則公再饗大夫禮亡也至王覲止覲則春朝夏宗冬遇殷見衆覜禮亡也推斯而言禮闕逸甚矣嗚呼周禮亡而朝無官守儀禮亡而國有失俗曲禮亡而人道或幾乎息矣予讀禮手録曲禮少儀内則玉藻諸篇為曲禮經上篇其非日用習行古今異宜難施行者為下篇其儀禮本古經為經經有義見戴記者類附經為傳傳錯見他說中者摭取之為外記凡經十七篇傳十七篇記各附其篇終周禮經仍五

篇考工記類附於後自為篇匪曰銓訂庸便誦服云

吳氏繼仕三禮定正集註

六十卷

未見

柯氏尚遷三禮全經釋原

未見

尚遷自序曰三代聖人其所施憲度皆可制為經常之典令考其為治之迹垂於後世者其書曰周禮曰

儀禮曰曲禮皆周公之所筆削兼三王之舊章而立教者也周禮彌綸天地之道裁制萬物之宜以經理天下儀禮制節人道之大使得其序曲禮於彛倫日用之常立其當然之則使人循行而不可須臾失焉斯三者皆於物我同體之中辨其異以合於同制其違以達於順則文武雖亡而道存矣此周公之心也至宋邵子以易詩書春秋各得四時之府而禮樂則以配陰陽而升降汚隆於四府之間是三禮非四經

比也四經明其理三禮行其事然四經明理之書解義或偏未即害事三禮致用之本臆見穿鑿施之政治必致破壞天下流毒生民豈不尤難於四經也乎愚生也後不獲大儒面命居僻海隅考究乏籍但以世所通傳者誦習時有新得掩卷而嘆以正經不亡但為儒者紛亂遂慨然有復全經之志乃於周禮則削去移官之論以遂人為冬官經以証經而六典復悟鄉遂之職無府史胥徒為在民舉教之官而鄉舉

里選之法定授民以十二職取以三征而賦斂明井田只定一夫之經界萊易藪牧有制而土地均表司徒司空必以親民而民物得所以春官世婦掌女宮加男爵為六宮傅母與內宰掌奄人內外通令而萬世無奄人女寵之禍表在位之職與在職之位賦祿有等而官制明明簡稽之制有三番挑選之精而軍政舉五刑為墨劓宮刖大辟唐虞三代不可廢而世道清明發大司樂三宮之制推明六代之樂辨天地

各有分合祀之禮則禮樂興而神祇得所斯皆周禮大綱可復三代之舊者也儀禮則依朱子家鄉邦國王朝四綱以士之冠昏喪祭為家禮相見射鄉為鄉禮朝覲聘享燕食大射為邦國禮而古經十七篇已備獨缺王朝之禮乃以宗伯五禮為綱取諸官聯職行五禮之事者定其大綱附以記傳補吉凶軍賓嘉之禮則太史大祭祀朝覲會同執書讀禮協事之經雖亡可知其槩矣於戴記中表曲禮為正經而內則

少儀皆統於曲禮玉藻文王世子乃曲禮之文散逸者聚而為篇漢儒取首句為之名此五篇乃遺經之幸存者乃以曲禮為綱標以篇目分其經傳而類次之則三千之條可稽要皆彝倫日用執行天則者也又補學禮宗禮於末則曲禮為經亦全矣全經既備其有古人傳述以翊經文之不及者則謂之記後賢發明其理者則謂之傳儀禮曲禮傳記必隨經文之後義相聯也周禮則純備古經法不雜也取禮記中

王制月令明堂位内則中珍饌記外取逸司馬法考工記為周禮内記取仲尼燕居哀公問孔子閒居禮運禮器樂記為儀禮通傳取表記坊記緇衣儒行為曲禮通傳自此之外戴記所存盡附儀禮從朱子之意也經傳既定不揆愚陋釋之原之釋則博采先儒以參鄙見周禮幽微廣遠聖人精意所在則章為之原焉儀禮文辭高邃執禮協事之書則分章附記注釋之外錄甘泉湛子之測不别作原曲禮言近指遠

則考古注而詳釋之其有一得要義所在或按或原以別之忘寢忘食殆三十載而後先王制禮聖人垂訓之意復明於天下晚歲留滯南都文獻所萃乃以舊業重新釐正刪繁剔繆繕寫成書藏之名山以竢後之君子

陳氏與郊三禮廣義

未見

鄭氏失名三禮名義疏

宋志五卷

佚

亡名氏三禮大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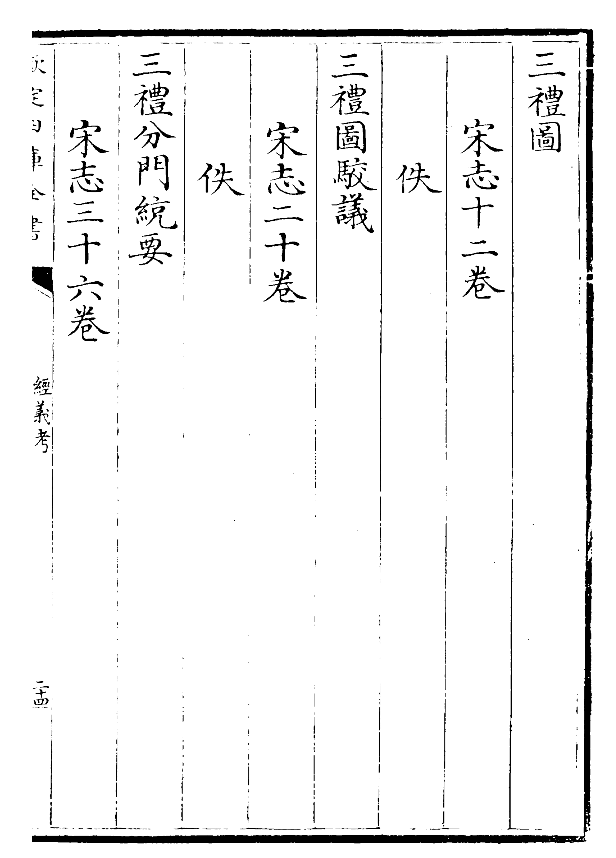
隋志十三卷

佚

三禮雜大義

隋志三卷

佚




三禮圖

宋志十二卷

佚

三禮圖駁議

宋志二十卷

佚

三禮分門統要

宋志三十六卷

經義考卷一百六十五

佚